

水滸

第七十五回

「活閻羅」倒船偷御酒 「黑旋風」扯詔罵欽差

話說陳宗善領了詔書，回到府中，收拾起身，多有人來作賀：「太尉此行，一爲國家幹事，二爲百姓分憂，軍民除患。梁山泊以忠義爲主，只待朝廷招安，太尉可着些甜言美語，加意撫恤。」正話間，只見太師府幹人來請說道：「太師相邀太尉說話。」陳宗善上轎，直到新宋門大街太師府前下轎，幹人直引進節堂內書院中，見了太師，側邊坐下。茶湯已罷，蔡太師問道：「聽得天子差你去梁山泊招安，特請你來說知：到那裏不要失了朝廷綱紀，亂了國家法度。你會聞論語有云：「行己有恥，使於四方，不辱君命，可謂使矣。」」陳太尉道：「宗善盡知，承太師指教。」蔡京又道：「我叫這個幹人跟隨你去。他多省得法度，怕你見不到處，就與你提撥。」陳太尉道：「深謝恩相厚意。」辭了太師，引着幹人，離了相府，上轎回家。方纔歇定，門吏來報，高殿帥下馬。陳太尉慌忙出來迎接，請到廳上坐定，鉞問寒溫已畢，高太尉道：

「今日朝廷商量招安宋江一事，若是高俅在內，必然阻住。此賊累辱朝廷，罪惡滔天，今更赦宥罪犯，引入京城，必成後患。欲待回奏，玉音已出，且看大意如何。若還此賊仍昧良心，怠慢聖旨，太尉早早回京，不才奏過天子，整點大軍，親身到彼，剪草除根，是吾之願。太尉此去，下官手下有個虞候，能言快語，問一答十，好與太尉提撥事情。」陳太尉謝道：「感蒙殿帥憂心。」高俅起身，陳太尉送至府前，上馬去了。次日，蔡太師府張幹辦、高殿帥府李虞候，二人都到了。陳太尉拴束馬匹，整點人數，將十瓶御酒，裝在龍鳳擔內挑了，前插黃旗。陳太尉上馬，親隨五六人，張幹辦、李虞候都乘馬匹，丹詔背在前面，引一行人出新宋門。——以下官員，亦有送路的，都回去了。——迤邐來到濟州。太守張叔夜接着，請到府中設筵相待，動問招安一節，陳太尉都說了備細。張叔夜道：「論某愚意，招安一事最好；只是一件，太尉到那裏，須是陪些和氣，用甜言美語，撫恤他衆人，好共歹，只要成全大事。他數內有幾個性如烈火的漢子，倘或一言半語衝撞了他，便壞了大事。」張幹辦、李虞候道：「放着我兩個跟着太尉，定不致差遲。太守，你只管教小心和氣，須壞了朝廷綱紀，小輩人常壓着，不得一半；若放他頭起，便做模樣。」張叔夜道：「這兩個是甚麼人？」陳太尉道：「這一個人是蔡太師府內幹辦，這一個是高太尉府裏虞候。」張叔夜道：「只好教

這兩位幹辦不去罷！」陳太尉道：「他是蔡府高府心腹人，不帶他去，必然疑心。」張叔夜道：「下官這話，只是要好，恐怕勞而無功。」張幹辦道：「放着我兩個，萬丈水無涓滴漏。」張叔夜再不敢言語。一面安排筵宴管待，送至館驛內安歇。次日，濟州先使人去梁山泊報知。

卻說宋江每日在忠義堂上聚衆相會，商議軍情，早有細作人報知此事，未見真實，心中甚喜。當日小嘍囉領着濟州報信的直到忠義堂上，說道：「朝廷今差一個太尉陳宗善，齎到十瓶御酒，赦罪招安丹詔一道，已到濟州城內，這裏准備迎接。」宋江大喜，遂取酒食，并綵緞二疋，花銀十兩，打發報信人先回。宋江與衆人道：「我們受了招安，得爲國家臣子，不枉喫了許多時磨難，今日方成正果！」吳用笑道：「論吳某的意，這番必然招安不成；縱使招安，也看得俺們如草芥。等這厮引將大軍來到，教他着些毒手，殺得他人亡馬倒，夢裏也怕，那時方受招安，纔有些氣度。」宋江道：「你們若如此說時，須壞了「忠義」二字。」林冲道：「朝廷中貴官來時，有多少裝么，中間未必是好事。」關勝便道：「詔書上必然寫着些唬嚇的言語，來驚我們。」徐寧又道：「來的人必然是高太尉門下。」宋江道：「你們都休要疑心，且只顧安排接詔。」先令宋清、曹正准備筵席，柴進都管提調，務要十分齊整，鋪設下太尉幙次，列五色絹

緞，堂上堂下，搭綵懸花。先使裴宣、蕭讓、呂方、郭盛預前下山，離二十里伏道迎接。水軍頭領准備大船傍岸。吳用傳令：『你們盡依我行，不如此，行不得。』

且說蕭讓引着三個隨行，帶引五六人，並無寸鐵，將着酒果，在二十里外迎接。陳太尉當日在途中，張幹辦、李虞候不乘馬匹，在馬前步行，背後從人，何止二三百。濟州的軍官約有十數騎，前面擺列導引人馬。龍鳳擔內挑着御酒，騎馬的背着詔匣。濟州牢子，前後也有五六十人，都要去梁山泊內，指望覓個小富貴。蕭讓、裴宣、呂方、郭盛在半路上接着，都俯伏道傍迎接。那張幹辦便問道：『你那宋江大似誰？皇帝詔勅到來，如何不親自來接？甚是欺君！你這夥本是該死的人，怎受得朝廷招安？請太尉回去。』蕭讓、裴宣、呂方、郭盛俯伏在地，請罪道：『自來朝廷不曾有詔到寨，未見真實。宋江與大小頭領都在金沙灘迎接，萬望太尉暫息雷霆之怒，只要與國家成全好事，恕免則個。』李虞候使道：『不成全好事，也不愁你這夥賊飛上天去了。』有詩爲證：

貝錦生讒自古然，

小人凡事不宜先。

九天恩雨今宣布，

可惜招安未十全。

當時呂方、郭盛道：『是何言語！只如此輕看人！』蕭讓、裴宣只得懇請他捧去酒果，又不肯喫。衆人相隨來到水邊，梁山泊已擺着三隻戰船在彼，一隻裝載馬匹，一隻裝裴宣等一千人，一隻請太尉下船，并隨從一應人等，先把詔書御酒放在船頭上。那隻船正是『活閻羅』阮小七監督。當日阮小七坐在船梢上，分撥二十餘個軍健棹船，一家帶一口腰刀。陳太尉初下船時，昂昂然，傍若無人，坐在中間。阮小七招呼衆人，把船棹動，兩邊水手齊唱起歌來。李虞候便罵道：『村驢，貴人在此，全無忌憚！』那水手那裏睬他，只顧唱歌。李虞候拿起籐條，來打兩邊水手，衆人並無懼色。有幾個爲頭的回話道：『我們自唱歌，干你甚事。』李虞候道：『殺不盡的反賊，怎敢回我話？』便把籐條去打，兩邊水手都跳在水裏去了。阮小七在梢上說道：『直這般打我水手下水裏去了，這船如何得去？』只見上流頭兩隻快船下來接。原來阮小七預先積下兩艙水，見後頭來船相近，阮小七便去拔了橈子，叫一聲『船漏了！』水早滾上艙裏來，急叫救時，船裏有一尺多水。那兩隻船鬣將攏來，衆人急救。陳太尉過船去，各人且把船只顧搖開，那裏來顧御酒詔書。兩隻快船先行去了。阮小七叫上水手來，舀了艙裏水，把展布都拭抹了，卻叫水手道：『你且掇一瓶御酒過來，我先嘗一嘗滋味。』一個水手便去擔中取一瓶酒出來，解了封頭，遞與

阮小七接過來，聞得噴鼻馨香，阮小七道：「只怕有毒，我且做個不着，先嘗些個。」也無碗瓢和瓶，便呷，一飲而盡。阮小七喫了一瓶道：「有些滋味。」一瓶那裏濟事，再取一瓶來，又一飲而盡。喫得口滑，一連喫了四瓶。阮小七道：「怎地好？」水手道：「船梢頭有一桶白酒在那裏。」阮小七道：「與我取舀水的瓢來，我都教你們到口。」將那六瓶御酒，都分與水手衆人吃了，卻裝上十瓶村醪水白酒，還把原封頭縛了，再放在龍鳳檐內，飛也似搖着船來，趕到金沙灘，卻好上岸。宋江等都在那裏迎接，香花燈燭，鳴金擂鼓，并山寨裏鼓樂，一齊都響，將御酒擺在桌子上，每一桌令四個人擡；詔書也在一個桌子上擡着。陳太尉上岸，宋江等接着，納頭便拜。宋江道：「文面小吏，罪惡迷天，曲辱貴人到此，接待不及，望乞恕罪。」李虞候道：「太尉是朝廷大貴人，大臣來招安你們，非同小可！如何把這等漏船，差那不曉事的村賊乘駕，險些兒誤了大貴人性命！」宋江道：「我這裏有的是好船，怎敢把漏船來載貴人！」張幹辦道：「太尉衣襟上兀自溼了，你如何要賴！」宋江背後五虎將緊隨定，不離左右，又有八驃騎將簇擁前後，見這李虞候，張幹辦在宋江前面指手劃腳，你來我去，都有心要殺這厮，只是礙着宋江一個，不敢下手。

當日宋江請太尉上轎，開讀詔書，四五次纔請得上轎，牽過兩匹馬來，與張幹辦、李虞候騎。這兩個男女，不知身已多大，裝煞臭么，宋江央及得上馬行了，令衆人大吹大擂，迎上三關來。宋江等一百餘個頭領，都跟在後面，直迎至忠義堂前，一齊下馬，請太尉上堂，正面对着御酒詔匣，陳太尉、張幹辦、李虞候立在左邊，蕭讓、裴宣立在右邊。宋江叫點衆頭領時，一百七人，於內單只不見了李逵。此時是四月間天氣，都穿夾羅戰襖，跪在堂上，拱聽開讀。陳太尉於詔書匣內取出詔書，度與蕭讓、裴宣讀禮。衆將拜罷，蕭讓展開詔書，高聲讀道：

制曰：文能安邦，武能定國。五帝憑禮樂而有疆封，三皇用殺伐而定天下。事從順逆，人有賢愚。朕承祖宗之大業，開日月之光輝，普天率土，罔不臣伏。近爲爾宋江等嘯聚山林，劫擄郡邑，本欲用彰天討，誠恐勞我生民。今差太尉陳宗善前來招安，詔書到日，即將應有錢糧、軍器、馬匹、船隻，目下納官，拆毀巢穴，率領赴京，原免本罪。倘或仍昧良心，違戾詔制，天兵一至，齟齬不留。故茲詔示，想宜知悉。

宣和三年孟夏四月

日詔示

蕭讓卻纔讀罷，宋江已下皆有怒色；只見「黑旋風」李逵從梁上跳將下來，就蕭讓手裏奪過詔書，扯的粉碎，便來揪住陳太尉，拽拳便打。此時宋江、盧俊義皆橫身抱住，那裏肯放他下手。恰纔解拆得開，李虞候喝道：「這廝是甚麼人，敢如此大膽！」李逵正沒尋人打處，劈頭揪住李虞候便打，喝道：「寫來的詔書，是誰說的話？」張幹辦道：「這……是……是……皇帝聖旨。」李逵道：「你那皇帝，正不知我這裏衆好漢，來招安老爺們，倒要做大你的皇帝姓宋，我的哥哥也姓宋，你做得皇帝，偏我哥哥做不得皇帝！你莫要來惱犯着黑爹爹，好歹把你那寫詔的官員盡都殺了！」衆人都來解勸，把「黑旋風」推下堂去。宋江道：「太尉且寬心，休想有半星兒差池。且取御酒，教衆人霑恩。」隨即取過一副嵌寶金花鍾，令裴宣取一瓶御酒，傾在銀酒海內，看時，卻是村醪白酒；再將九瓶都打開，傾在酒海內，卻是一般的淡薄村醪。衆人見了，盡都駭然，一個個都走下堂去了。魯智深提着鐵禪杖，高聲叫罵：「入娘撮鳥！忒煞是欺負人！把水酒做御酒來哄俺們喫！」赤髮鬼「劉唐」也挺着朴刀殺上來，「行者」武松掣出雙戒刀，「沒遮攔」穆弘，「九紋龍」史進，一齊發作。六個水軍頭領都罵下關去了。宋江見不是話，橫身在裏面攔當，急傳將令，叫轎馬護送太尉下山，休教傷犯。此時四下大小頭領，一大半鬧將起來，宋江、盧俊義只得親

身上馬，將太尉並開詔一千人數護送下三關，再拜伏罪：「非宋江等無心歸降，實是草詔的官員不知我梁山泊的彎曲。若以數句善言撫恤，我等盡忠報國，萬死無怨。太尉若回到朝廷，善言則個。」急急送過渡口，這一千人嚇得屁滾尿流，飛奔濟州去了。

卻說宋江回到忠義堂上，再聚衆頭領筵席，宋江道：「雖是朝廷詔旨不明，你們衆人也忒性躁。」吳用道：「哥哥，你休執迷！招安須自有日，如何怪得衆兄弟們發怒？朝廷忒不將人爲念！如今閒話都打疊起，兄長且傳將令馬軍拴束馬匹，步軍安排軍器，水軍整頓船隻，早晚必有大軍前來征討。一兩陣殺得他人亡馬倒，片甲不回，夢着也怕，那時卻再商量。」衆人道：「軍師言之極當。」是日散席，各歸本帳。且說陳太尉回到濟州，把梁山泊開詔一事，訴與張叔夜。張叔夜道：「敢是你們多說甚言語來！」陳太尉道：「我幾曾敢發一言！」張叔夜道：「既是如此，枉費了心力，壞了事情，太尉急急回京，奏知聖上，事不宜遲。」

陳太尉、張幹辦、李虞候一行人從星夜回京來，見了蔡太師，備說梁山泊賊寇扯詔毀謗一節。蔡京聽了大怒道：「這夥草寇，安敢如此無禮！堂堂宋朝，如何教你這夥橫行！」陳太尉哭道：「若不是太師

福蔭，小官粉骨碎身在梁山泊！今日死裏逃生，再見恩相！太師隨即叫請童樞密、高楊二太尉，都來相府商議軍情重事。無片時，都請到太師府白虎堂內。衆官坐下，蔡太師教喚過張幹辦、李虞候，備說梁山泊扯詔毀謗一事。楊太尉道：「這夥賊徒如何主張招安他？當初是那一個官奏來？」高太尉道：「那日我若在朝內，必然阻住，如何肯行此事！」童樞密道：「鼠竊狗偷之徒，何足慮哉！區區不才，親引一支軍馬，尅時定日，掃清水泊而回。」衆官道：「來日奏聞。」當下都散。

次日早朝，衆官三呼萬歲，君臣禮畢，蔡太師出班，將此事上奏天子。天子大怒，問道：「當日誰奏寡人主張招安？」侍臣給事中奏道：「此日是御史大夫崔靖所言。」天子教拿崔靖送大理寺問罪。天子又問蔡京道：「此賊爲害多時，差何人可以收勦？」蔡太師奏道：「非以重兵，不能收伏。以臣愚意，必得樞密院官親率大軍，前去勦掃，可以刻日取勝。」天子教宣樞密使童貫問道：「卿肯領兵收捕梁山泊草寇麼？」童貫跪下奏曰：「古人有云：『孝當竭力，忠則盡命。』臣願效犬馬之勞，以除心腹之患。」高俅、楊戩亦皆保舉。天子隨即降下聖旨，賜與金印兵符，拜東廳樞密使童貫爲大元帥，任從各處選調軍馬，前去勦捕梁山泊賊寇，擇日出師起行。正是登壇攘臂稱元帥，敗陣攢眉似小兒。畢竟童樞密怎地出

師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第七十六回

吳加亮布四斗五方旗

宋公明排九宮八卦陣

話說樞密使童貫受了天子統軍大元帥之職，徑到樞密院中，便發調兵符驗，要撥東京管下八路軍州各起軍一萬，就差本處兵馬都監統率；又於京師御林軍內選點二萬，守護中軍。樞密院下一應事務，盡委副樞密使掌管。御營中選兩員良將，爲左羽右翼。號令已定，不旬日間，諸事完備。一應接續軍糧，并是高太尉差人趲運那八路軍馬：

睢州兵馬都監段鵬舉

鄭州兵馬都監陳燾

陳州兵馬都監吳秉彝

唐州兵馬都監韓天麟

許州兵馬都監李 明

鄧州兵馬都監王 義

湖州兵馬都監馬萬里

嵩州兵馬都監周 信

御營中選到左羽右翼良將二員爲中軍，那二人：

御前飛龍大將鄲美

御前飛虎大將畢勝

童貫掌握中軍爲主帥，號令大小三軍齊備，武庫撥降軍器，選定吉日出師，高楊二太尉設筵餞行，朝廷着仰中書省一面賞軍。且說童貫已領衆將，次日先驅軍馬出城，然後拜辭天子，飛身上馬，出這新曹門，來五里短亭，只見高楊二太尉率領衆官，先在那裏等候。童貫下馬，高太尉執盞擎杯，與童貫道：「樞密相公此行，與朝廷必建大功，早奏凱歌。此寇潛伏水注，只須先截四邊糧草，堅固寨柵，誘此賊下山，然後進兵。那時一個個生擒活捉，庶不負朝廷委用。」童貫道：「重蒙教誨，不敢有忘。」各飲罷酒，楊

太尉也來執盞與童貫道：「樞相素讀兵書，深知韜略，勦擒此寇，易如反掌；爭奈此賊潛伏水泊，地利未便，樞相到彼，必有良策。」童貫道：「下官到彼，見機而作，自有法度。」高楊二太尉一齊進酒賀道：「都門之外，懸望凱旋。」相別之後，各自上馬。有各衙門合屬官員送路的，不知其數；或近送，或遠送，次第回京，皆不必說。大小三軍，一齊進發，各隨隊伍，甚是嚴整。前軍四隊，先鋒總領行軍；後軍四隊，合後將軍監督；左右八路軍馬，羽翼旗牌催督；童貫鎮握中軍，總統馬步，御林軍二萬，都是御營選揀的人。童貫執鞭，指點軍兵進發。怎見得軍容整肅，但見：

兵分九隊，旗列五方。綠沉鎗，點鋼鎗，鴉角鎗，布遍野光芒；青龍刀，偃月刀，鷹翎刀，生滿天殺氣。雀畫弓，鐵胎弓，寶雕弓，對插飛魚袋內；射虎箭，狼牙箭，柳葉箭，齊攢獅子壺中。樺車弩，漆抹弩，脚登弩，排滿前軍；開山斧，偃月斧，宣花斧，緊隨中隊。竹節鞭，虎眼鞭，水磨鞭，齊懸在肘上；流星鎚，鷄心鎚，飛抓鎚，各帶在身邊。方天戟，豹尾翻翻；丈八矛，珠纒錯落。龍文劍，掣一汪秋水；虎頭牌，畫幾縷春雲。先鋒猛勇，領拔山開路之精兵；元帥英雄，統喝水斷橋之壯士。左統軍，右統軍，恢弘膽略；遠哨馬，近哨馬，馳騁威風。震天鼙鼓搖山嶽，映日旌旗避鬼神。

當日童貫離了東京，迤邐前進，不一二日，已到濟州界分。太守張叔夜出城迎接，大軍屯住城外。只見童貫引輕騎入城，至州衙前下馬。張叔夜邀請至堂上，拜罷起居已了，侍立在面前。童樞密道：「水洼草賊，殺害良民，邀劫商旅，造惡非止一端，往往勦捕，蓋為不得其人，致容滋蔓。吾今統率大軍十萬，戰將百員，刻日要掃清山寨，擒拿衆賊，以安兆民。」張叔夜答道：「樞相在上，此寇潛伏水泊，雖然是山林狂寇，中間多有智謀勇烈之士，樞相勿以怒氣自激，引軍長驅，必用良謀，可成功績。」童貫聽了大怒，罵道：「都似你這等懦弱匹夫，畏刀避劍，貪生怕死，誤了國家大事，以致養成賊勢。吾今到此，有何懼哉！」張叔夜那裏再敢言語，且備酒食供送。童樞密隨即出城，次日驅領大軍，近梁山泊下寨。

且說宋江等已有細作人探知多日了。宋江與吳用已自鐵桶般商量下計策，只等大軍到來，告示諸將，各要遵依，毋得差錯。

再說童樞密調撥軍兵，點差睢州兵馬都監段鵬舉為正先鋒，鄆州都監陳翥為副先鋒，陳州都監吳秉彝為正合後，許州都監李明為副合後，唐州都監韓天麟，鄧州都監王義二人為左哨，汝州都監馬萬里，嵩州都監周信二人為右哨，龍虎二將鄼美，畢勝為中軍羽翼，童貫為元帥，總領大軍，全身披掛，親自監督。戰鼓三通，諸軍盡起。行不過十里之外，塵土起處，早有敵軍哨路，來的漸近，鸞鈴響處，約有三十餘騎哨馬，都戴青包巾，各穿綠戰襖，馬上盡繫着紅纓，每邊拴掛數十個銅鈴，後插一把雉尾，都是鋼銀細桿長鎗，輕弓短箭。為頭的戰將是誰？怎生打扮？但見：

鎗橫鴉角，刀插蛇皮，銷金的巾幘佛頭青，挑繡的戰袍鸚哥綠。腰繫絨繸真紫色，足穿氣袴軟香皮。雕鞍後對懸錦袋，內藏打將的石頭；戰馬邊繫掛銅鈴，後插招風的雉尾。驃騎將軍「沒羽箭」張清哨路最當先。

馬上來的將軍，號旗上寫的分明：「巡哨都頭領「沒羽箭」張清。」左有龔旺，右有丁得孫，直哨到童貫軍前，相離不遠，只隔百十步，勒馬便回。前軍先鋒二將，不得軍令，不敢亂動，報至中軍，主帥童貫親到軍前，觀猶未盡，張清又哨將來。童貫欲待遣人追戰，左右說道：「此人鞍後錦袋中都是石子，丟不放空，不可追趕。」張清連哨了三遭，不見童貫進兵，返回，行不到五里，只見山背後鑼聲響動，早轉出五百步軍來，當先四個步軍頭領，乃是「黑旋風」李逵，「混世魔王」樊瑞，「八臂那吒」項充，「飛天大聖」李袞，直奔前來。但見：

人人虎體，個個彪形。當先兩座惡星神，隨後二員真殺曜。李逵手持雙斧，樊瑞腰掣龍泉，項充牌畫玉爪狻猊，李袞牌插金睛獬豸。五百人絳衣赤襖，一部從紅旆朱纓。青山中走出一羣魔，綠林內迸開三昧火。

那五百步軍就山坡下一字兒擺開，兩邊圍牌齊齊扎住。童貫領軍在前見了，便將玉塵尾一招，大隊軍馬衝擊前去。李逵、樊瑞引步軍分開兩路，都倒提着蠻牌，趲過山脚便走。童貫大軍趕出山嘴，只見一派平川曠野之地，就把軍馬列成陣勢，遙望李逵、樊瑞度嶺穿林，都不見了。童貫中軍立起攢木將臺，令撥法官二員上去，左招右颺，一起一伏，擺作四鬥底陣。陣勢纔完，只聽得山後砲響，就後山飛出一彪軍馬來。童貫令左右攏住戰馬，自上將臺看時，只見山東一路軍馬湧出來：前一隊軍馬紅旗，第二隊雜綵旗，第三隊青旗，第四隊又是雜綵旗。只見山西一路人馬也湧來：前一隊人馬是雜綵旗，第二隊白旗，第三隊又是雜綵旗，第四隊阜旗，旗背後盡是黃旗。大隊軍將，急先湧來，占住中央，裏面列成陣勢。遠觀未實，近觀分明，正南上這隊人馬，盡都是火焰紅旗，紅甲紅袍，朱纓赤馬，前面一把引軍紅旗，上面金銷南斗六星，下繡朱雀之狀。那把旗招展動處，紅旗中湧出一員大將，怎生結束，但見：

盔頂朱纓飄一顆，

猩猩袍上花千朵。

獅鬘帶束紫玉圍，

狻猊甲露黃金鎖。

狼牙木棍鐵釘排，

龍駒遍體胭脂裹。

紅旗招展半天霞，

正按南方丙丁火。

號旗上寫的分明：「先鋒大將「霹靂火」秦明。」左右兩員副將：左手是「聖水將」單廷珪，右邊是「神火將」魏定國。三員大將，手搭兵器，都騎赤馬，立於陣前。東壁一隊人馬，盡是青旗，青甲，青袍，青纓，青馬，前面一把引軍青旗，上面金銷東斗四星，下繡青龍之狀。那把旗招展動處，青旗中湧出一員大將，怎生打扮，但見：

藍靛包巾光滿目，

翡翠征袍花一簇。

鎧甲穿連獸吐環，

寶刀閃爍龍吞玉。

青驄遍體粉團花，

戰襖護身鸚鵡綠。

碧雲旗動遠山明，

正按東方甲乙木。

號旗上寫得分明：「左軍大將「大刀」關勝。」左右兩員副將：左手是「醜郡馬」宣贊，右手是「井木犴」郝思文。三員大將，手拮兵器，都騎青馬，立於陣前。西壁一隊人馬，盡是白旗，白甲，白袍，白纓，白馬，前面一把引軍白旗，上面金銷西斗五星，下繡白虎之狀。那把旗招展動處，白旗中湧出一員大將，怎生結束，但見：

漠漠寒雲護太陰，

梨花萬朶疊層琛。

素色羅袍光閃閃，

爛銀鎧甲冷森森。

賽霜駿馬騎獅子，

出白長鎗搭綠沉。

一簇旗旛飄雪練，

正按西方庚辛金。

號旗上寫的分明：「右軍大將「豹子頭」林冲。」左右兩員副將：左手是「鎮三山」黃信，右手是「病尉遲」孫立。三員大將，手拮兵器，都騎白馬，立於陣前。後面一簇人馬，盡是卓旗，黑甲，黑袍，黑纓，黑馬，前面一把引軍黑旗，上面金銷北斗七星，下繡玄武之狀。那把旗招展動處，黑旗中湧出一員大將，怎生打扮，但見：

堂堂捲地烏雲起，

鐵騎強弓勢莫比。

卓羅袍穿龍虎軀，

烏油甲掛豺狼體。

鞭似烏龍搭兩條，

馬如潑墨行千里。

七星旗動玄武搖，

正按北方壬癸水。

號旗上寫得分明：「合後大將「雙鞭」呼延灼。」左右兩員副將：左手是「百勝將」韓滔，右手是「天目將」彭玘。三員大將，手持兵器，都騎黑馬，立於陣前。東南方門旗影裏一隊軍馬，青旗，紅甲，前面一把引軍繡旗，上面金銷巽卦，下繡飛龍。那把旗招展動處，捧出一員大將，怎生結束，但見：

撮甲披袍出戰場，

手中拮着兩條鎗。

雕弓鸞鳳壺中插，

寶劍沙魚鞘內藏。

束霧衣飄黃錦帶，

騰空馬頓紫絲韁。

青旗紅焰龍蛇動，

獨據東南守巽方。

號旗上寫得分明：「虎軍大將「雙鎗將」董平。」左右兩員副將：左手是「摩雲金翅」歐鵬，右

手是『火眼狻猊』鄧飛，手持兵器，都騎戰馬，立於陣前。西南方門旗影裏一隊軍馬，紅旗，白甲，前面一把引軍繡旗，上面金銷坤卦，下繡飛熊。那把旗招展動處，捧出一員大將，怎生打扮，但見：

當先湧出英雄將，

凜凜威風添氣象。

魚鱗鐵甲緊遮身，

鳳翅金盔控護項。

衝波戰馬似龍形，

開山大斧如弓樣。

紅旗白甲火雲飛，

正據西南坤位上。

號旗上寫得分明：『驃騎大將「急先鋒」索超。』左右兩員副將：左手是『錦毛虎』燕順，右手是『鐵笛仙』馬麟。三員大將，手搭兵器，都騎戰馬，立於陣前。東北方門旗影裏一隊軍馬，皂旗，青甲，前面一把引軍繡旗，上面金銷艮卦，下繡飛豹。那把旗招展動處，捧出一員大將，怎生結束，但見：

虎坐雕鞍膽氣昂，

彎弓插箭鬼神慌。

朱纓銀蓋遮刀面，

絨縷金鈴貼馬傍。

盔頂瓊花紅錯落，

甲穿柳葉翠遮藏。

皂旗青甲煙塵內，

東北天山守良方。

號旗上寫得分明：『驃騎大將「九紋龍」史進。』左右兩員副將：左手是『跳澗虎』陳達，右手是『白花蛇』楊春。三員大將，手搭兵器，都騎戰馬，立於陣前。西北方門旗影裏一隊軍馬，白旗，黑甲，前面一把引軍旗，上面金銷乾卦，下繡飛虎。那把旗招展動處，捧出一員大將，怎生打扮，但見：

雕鞍玉勒馬嘶風，

介冑稜層黑霧濛。

豹尾壺中銀鏃箭，

飛魚袋內鐵胎弓。

甲邊翠縷穿雙鳳，

刀面金花嵌小龍。

一簇白旗飄黑甲，

天門西北是乾宮。

號旗上寫得分明：『驃騎大將「青面獸」楊志。』左右兩員副將：左手是『錦豹子』楊林，右手是『小霸王』周通。三員大將，手搭兵器，都騎戰馬，立於陣前。八方擺布的鐵桶相似，陣門裏馬軍隨馬隊，步軍隨步隊，各持鋼刀，大斧，闊劍，長鎗，旗旛齊整，隊伍威嚴。去那八陣中央，只見團團一遭，都是杏黃旗，間着六十四面長脚旗，上面金銷六十四卦，亦分四門。南門都是馬軍，正南上黃旗影裏，捧出兩員上

將，一般結束，但見：

熟銅鑼間花腔鼓，

簇簇攢攢分隊伍。

戲金鎧甲赭黃袍，

剪絨戰襖葵花舞。

垓心兩騎馬如龍，

陣內一雙人似虎。

週圍遶定杏黃旗，

正按中央戊己土。

那兩員首將都騎黃馬，上首是『美髯公』朱仝，下首是『插翅虎』雷橫，一遭人馬，盡都是黃旗，黃袍，銅甲，黃馬，黃纓。中央陣四門：東門是『金眼彪』施恩，西門是『白面郎君』鄭天壽，南門是『雲裏金剛』宋萬，北門是『病大蟲』薛永。那黃旗中間，立着那面『替天行道』杏黃旗，旗桿上拴着四條絨繩，四個長壯軍士攏定。中間馬上有那一個守旗的壯士，怎生模樣，但見：

冠簪魚尾圈金線，

甲鍔龍鱗護錦衣。

凜凜身軀長一丈，

中軍守定杏黃旗。

這個守旗的壯士，便是『險道神』郁保四。那簇黃旗後，便是一叢砲架，立着那個砲手『轟天雷』

凌振，帶着副手二十餘人，圍遶着砲架。架子後一帶，都擺着撓鈎套索，準備捉將的器械，撓鈎手後，又是一遭雜綵旗旛，圍團便是七重圍子手，四面立着二十八面繡旗，上面銷金二十八宿星辰，中間立着一面堆絨繡就真珠圍邊，腳綴金鈴，頂插雉尾，鴉黃帥字旗。那一個守旗的壯士怎生模樣，但見：

鎧甲斜拴海獸皮，

絳羅巾幘插花枝。

冲天殺氣人難犯，

守定中軍帥字旗。

這個守旗的壯士，便是『沒面目』焦挺。去那帥字旗邊，設立兩個護旗的將士，都騎戰馬，一般結束，手執鋼鎗，腰懸利劍，一個是『毛頭星』孔明，一個是『獨火星』孔亮。馬前馬後，排着二十四個把狼牙棍的鐵甲軍士。後面兩把領戰繡旗，兩邊排着二十四枝方天畫戟。左手十二枝畫戟叢中，捧着一員驍將，怎生打扮，但見：

踞鞍立馬天風裏，

鎧甲輝煌光燄起。

麒麟束帶稱狼腰，

獅豸吞胸當虎體。

冠上明珠嵌曉星，

鞘中寶劍藏秋水。

方天畫戟雪霜寒，

風動金錢豹子尾。

繡旗上寫得分明：『小溫侯』呂方。那右手十二枝畫戟叢中，也捧着一員驍將，怎生打扮，但見：

三叉寶冠珠燦爛，

兩條雉尾錦爛斑。

柿紅戰襖遮銀鏡，

柳綠征裙壓繡鞍。

束帶雙跨魚獺尾，

護心甲掛小連環。

手持畫桿方天戟，

飄動金錢五色旛。

繡旗上寫得分明：『養仁貴』郭盛。兩員將各持畫戟，立馬兩邊。畫戟中間，一簇鋼叉，兩員步軍驍將，一般結束，但見：

虎皮磕腦豹皮襯，

襯甲衣籠細織金。

手內鋼叉光閃閃，

腰間利劍冷森森。

一個是『兩頭蛇』解珍，一個是『雙尾蝎』解寶。弟兄兩個，各執着三股蓮花叉，引着一行步戰軍士，守護着中軍。隨後兩匹錦鞍馬上，兩員文士，掌管定賞功罰罪的人。左手那一個，烏紗帽，白羅襪，胸

藏錦繡，筆走龍蛇，乃是梁山泊掌文案的秀士『聖手書生』蕭讓；右手那一個，綠紗巾，卓羅衫，氣貫長虹，心如秋水，乃是梁山泊掌吏事的豪傑『鐵面孔目』裴宣。這兩個馬後，擺着紫衣持節的人，二十四個當路，將二十四把麻扎刀。那刀林中立着兩個錦衣三串行刑劊子，怎生結束，有西江月爲證：

一個皮主腰，乾紅簇就；一個羅踢串，彩色裝成。一個雙環撲獸創金明，一個頭巾畔花枝掩映。一個白紗衫遮籠錦體，一個皂秃袖半露鴉青。一個將漏塵斬鬼法刀掙，一個把水火棍手中提定。

上手是『鐵臂膊』蔡福，下手是『一枝花』蔡慶。弟兄兩個，立於陣前，左右都是擎刀手。背後兩邊擺着二十四枝金鎗銀鎗，每邊設立一員大將領隊。左邊十二枝金鎗隊裏，馬上一員驍將，手執金鎗，側坐戰馬。怎生打扮，但見：

錦鞍駿馬紫絲韁，

金翠花枝壓鬢旁。

雀畫弓懸一彎月，

龍泉劍掛九秋霜。

繡袍巧製鸚哥綠，

戰服輕裁柳葉黃。

頂上纓花紅燦爛，

手拈鐵桿縷金鎗。

這員驍將，乃是梁山泊「金鎗手」徐寧。右手十二枝銀鎗隊裏，馬上一員驍將，手執銀鎗，也側坐駿馬。怎生披掛，但見：

蜀錦鞍韉寶鏡光，

五明駿馬玉玎璫。

虎筋弦扣雕弓硬，

燕尾梢攢箭羽長。

綠錦袍明金孔雀，

紅鞵帶束紫鴛鴦。

參差半露黃金甲，

手執銀絲鐵桿鎗。

這員驍將，乃是梁山泊「小李廣」花榮。兩勢下都是風流威猛二將：金鎗手，銀鎗手，各帶阜羅巾，鬢邊都插翠葉金花。左手十二個金鎗手穿綠，右手十二個銀鎗手穿紫。背後又是錦衣對對，花帽雙雙，新袍簇簇，錦襖攢攢。兩壁廂碧幢翠幙，朱幡阜蓋，黃鉞白旄，青萍紫電。兩行二十四把鉞斧，二十四對鞭撻。中間一字兒三把鎗金傘蓋，三匹繡鞍駿馬，正中馬前，立着兩個英雄。左手那個壯士，端的是儀容濟楚，世上無雙，有西江月爲證：

頭巾側一根雉尾，束腰下四顆銅鈴。黃羅衫子晃金明，飄帶繡裙相稱。兜小襪麻鞋嫩白，壓腿

緋護膝深青。旗標令字號神行，百里登時取應。

這個便是梁山泊能行快走的頭領「神行太保」戴宗，手持鵝黃令字繡旗，專管大軍中往來飛報軍情，調兵遣將，一應事務。右手那個對立的壯士，打扮得出衆超羣，人中罕有，也有西江月爲證：

褐納襖滿身錦襯，青包巾遍體金銷。鬢邊插朶翠花嬌，鬢鬪玉環光耀。紅串繡裙裹肚，白襠素練圍腰。落生弩子捧頭挑，百萬軍中偏俏。

這個便是梁山泊風流子弟，能幹機密的頭領「浪子」燕青，背着強弓，插着利劍，手提着齊眉棹棹，專一護持中軍。遠望着中軍，去那右邊鎗金青羅傘蓋底下，繡鞍馬上，坐着那個道德高人，有名羽士，怎生打扮，有西江月爲證：

如意冠玉簪翠筆，絳綃衣鶴舞金霞。火神珠履映桃花，瓊珮玎璫斜掛。背上雌雄寶劍，匣中徽噴光華。青羅傘蓋擁高牙，紫駟馬雕鞍穩跨。

這個便是梁山泊呼風喚雨，役使鬼神，行法真師「入雲龍」公孫勝，馬上背着兩口寶劍，手中按定紫絲鞭。去那左邊鎗金青羅傘蓋底下，錦鞍馬上，坐着那個足智多謀，全勝軍師吳用。怎生打扮，有西

江月爲證：

白道服阜羅沿樓，紫絲繡碧玉鈎環。手中羽扇動天關，頭上綸巾微岸。貼裏暗穿銀甲，垓心穩坐雕鞍。一雙銅鍊掛腰間，文武雙全師範。

這個便是梁山泊能通輅略，善用兵機，有道軍師「智多星」吳學究，馬上手擎羽扇，腰懸兩條銅鍊。去那正中銷金大紅羅傘蓋底下，那照夜玉獅子金鞍馬上，坐着那個有仁有義統軍大元帥。怎生打扮，但見：

鳳翅盔高攢金寶，渾金甲密砌龍鱗。錦征袍花朵簇陽春，銀鍔劍腰懸光噴。繡腿絳絨圈翡翠，玉玲瓏帶束麒麟。真珠傘蓋展紅雲，第一位天罡臨陣。

這個正是梁山泊主，濟州鄆城縣人氏，山東「及時雨」「呼保義」宋公明，全身結束，自仗銀鍔寶劍，坐騎金鞍白馬，立於陣中監戰，掌握中軍。馬後大戟長戈，錦鞍駿馬，整整齊齊，三五十員牙將，都騎戰馬，手執長鎗，全副弓箭。馬後又設二十四枝畫角，全部軍鼓大樂。陣後又設兩隊遊兵，伏於兩側，以爲護持中軍羽翼。左是「沒遮攔」穆弘，引兄弟「小遮攔」穆春，管領馬步軍一千五百人；右是「赤髮鬼」

劉唐，引着「九尾龜」陶宗旺，管領馬步軍一千五百人，伏在兩脅。後陣又是一隊陰兵，簇擁着馬上三個女頭領：中間是「一丈青」扈三娘，左邊是「母大蟲」顧大嫂，右邊是「母夜叉」孫二娘；押陣後是他三個丈夫：中間「矮脚虎」王英，左是「小尉遲」孫新，右是「菜園子」張青，總管馬步軍兵三千。那座陣勢非同小可，但見：

明分八卦，暗合九宮，占天地之機關，奪風雲之氣象。前後列龜蛇之狀，左右分龍虎之形。丙丁前進，如萬條烈火燒山；壬癸後隨，似一片烏雲覆地。左勢下盤旋青氣，右手裏貫串白光，金霞遍滿中央，黃道全依戊己。四維有二十八宿之分，週迴有六十四卦之變。盤盤曲曲，亂中隊伍變長蛇；整整齊齊，靜裏威儀如伏虎。馬軍則一衝一突，步卒是或後或前。休誇八陣成功，謾說六韜取勝。孔明施妙計，李靖播神機。

樞密使童貫在陣中將台上，定睛看了梁山泊兵馬，無移時，擺成這個九宮八卦陣勢，軍馬豪傑，將士英雄，驚得魂飛魄散，心膽俱落，不住聲道：「可知但來此間收捕的官軍，便大敗而回，原來如此利害！」看了半晌，只聽得宋江軍中催戰的鑼鼓不住聲發擱。童貫且下將台，騎上戰馬，再出前軍來諸將中間

道：「那個敢廝殺的出去打話？」先鋒隊裏轉過一員猛將，挺身躍馬而出，就馬上欠身稟童貫道：「小將願往，乞取鈞旨。」看乃是鄭州都監陳翥，白袍銀甲，青馬絳纓，使一口大桿刀，見充副先鋒之職。童貫便教軍中金鼓旗下發三通擂，將台上把紅旗招展兵馬，陳翥從門旗下飛馬出陣，兩軍一齊納喊。陳翥兜住馬，橫着刀，厲聲大叫：「無端草寇，背逆狂徒，天兵到此，尚不投降，直待骨肉爲泥，悔之何及！」宋江正南陣中先鋒頭領虎將秦明，飛馬出陣，更不打話，舞起狼牙棍，直取陳翥。兩馬相交，兵器并舉，一個使棍的當頭便打，一個使刀的劈面砍來。二將來來往往，翻翻復復，鬪了二十餘合，秦明賣個破綻，放陳翥趕將入來，一刀卻砍個空。秦明趁勢，手起棍落，把陳翥連盔帶頂，正中天靈，陳翥翻身死於馬下。秦明的兩員副將，單廷珪，魏定國，飛馬直衝出陣來，先搶了那匹好馬，接應秦明去了。東南方門旗裏虎將「雙鎗將」董平，見秦明得了頭功，在馬上尋思：「大軍已踏動銳氣，不就這裏搶將過去，捉了童貫，更待何時？」大叫一聲，如陣前起個霹靂，兩手持兩條鎗，把馬一拍，直撞過陣來。童貫見了，勒回馬望中軍便走。西南方門旗裏驃騎將「急先鋒」索超也叫道：「不就這裏捉了童貫，更待何時？」手輪大斧，殺過陣來。中央秦明見了兩邊衝殺過去，也招動本隊紅旗軍馬，一齊搶入陣中，來捉童貫。正是數隻阜鷗追紫

燕，一羣猛虎啖羊羔。畢竟樞密使童貫性命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第七十七回

梁山泊十面埋伏

宋公明兩贏童貫

話說當日宋江陣中前部先鋒，三隊軍馬趕過對陣，大刀闊斧，殺得童貫三軍人馬，大敗虧輸，星落雲散，七損八傷，軍士拋金棄鼓，撇戟丟鎗，覓子尋爺，呼兄喚弟，折了萬餘人馬，退三十里外扎住。吳用在陣中鳴金收軍，傳令道：「且未可盡情追殺，略報個信與他。」梁山泊人馬都收回山寨，各自獻功請賞。且說童貫輸了一陣，折了人馬，早扎寨柵安歇下，心中憂悶，會集諸將商議。鄴美，畢勝二將道：「樞相休憂，此寇知得官軍到來，預先擺布下這座陣勢。官軍初到，不知虛實，因此中賊奸計。想此草寇，只是倚山爲勢，多設軍馬，虛張聲勢，一時失了地利。我等且再整練馬步將士，停歇三日，養成銳氣，將息戰馬，三日後將全部軍將分作長蛇之陣，俱是步軍殺將去。此陣如長山之蛇，擊首則尾應，擊尾則首應，擊中則首尾皆應，都要連絡不斷，決此一陣，必見大功。」童貫道：「此計大妙，正合吾意。」即時傳下將令，整肅三

軍訓練已定。第三日五更造飯，軍將飽食，馬帶皮甲，人披鐵鎧，大刀闊斧，弓弩上弦，正是鎗刀流水，急人馬撮風行。大將鄲美，畢勝當先引軍，浩浩蕩蕩，殺奔梁山泊來。八路軍馬，分於左右，前面發三百鐵甲哨馬前去探路，回來報與童貫中軍知道，說：「前日戰場上，並不見一個軍馬。」童貫聽了心疑，自來前軍問鄲美，畢勝道：「退兵如何？」鄲美答道：「休生退心，只顧衝突將去。長蛇陣擺定，怕做甚麼？」官軍迤邐前行，直進到水泊邊，竟不見一個軍馬，但見隔水茫茫蕩蕩，都是蘆葦煙水，遠遠地遙望見水滸寨山頂上一面杏黃旗在那裏招颭，亦不見些動靜。童貫與鄲美，畢勝勒馬在萬軍之前，遙望見對岸水面上蘆林中一隻小船，船上一個人，頭戴青箬笠，身披綠箬衣，斜倚着船背，岸西獨自釣魚。童貫的步軍，隔着岸叫那漁人問道：「賊在那裏？」那漁人只不應。童貫叫能射箭的放箭，兩騎馬直近岸邊灘頭來，近水兜住馬，扳弓搭箭，望那漁人後心，颯地一箭去。那枝箭正射到箬笠上，噹地一聲響，那箭落下水裏去了。這一個馬軍放一箭，正射到箬衣上，噹地一聲響，那箭也落下水裏去了。那兩個馬軍是童貫軍中第一慣射弓箭的。兩個喫了一驚，勒回馬，上來欠身稟童貫道：「兩箭皆中，只是射不透，不知他身上穿着甚的。」童貫再撥三百能射硬弓的哨路馬軍，來灘頭擺開，一齊望着那漁人放箭。那亂箭射去，漁人不慌，

多有落在水裏的，也有射着船上的。但射着箬衣箬笠的，都落下水裏去。童貫見射他不死，便差會水的軍漢脫了衣甲，赴水過去，捉那漁人，早有三五十人赴將開去。那漁人聽得船尾水響，知有人來，不慌不忙，放下魚釣，取棹竿拿在身邊，近船來的一棹竿一個，太陽上着的，腦袋上着的，面門上着的，都打下水裏去了。後面見洗了幾個，都赴轉岸上去尋衣甲。童貫看見大怒，教撥五百軍漢下水去，定要拿這漁人；若有回來的，一刀兩段。五百軍人脫了衣甲，納聲喊，一齊都跳下水裏，赴將過去。那漁人回轉船頭，指着岸上童貫大罵道：「亂國賊臣，害民的禽獸，來這裏納命，猶自不知死哩！」童貫大怒，喝教馬軍放箭。那漁人呵呵大笑，說道：「兀那裏有軍馬到了。」把手指一指，棄了箬衣箬笠，翻身攢入水底下去了。那五百軍正趕到船邊，只聽得在水中亂叫，都沉下去了。那漁人正是「浪裏白跳」張順，頭上箬笠，上面是箬葉裹着，裏面是銅打成的；箬衣裏面，一片熟銅打就，披着如龜殼相似；可知道箭矢射不入。張順攢下水底，拔出腰刀，只顧排頭價截人，都沉下去，血水滾將起來。有乖的赴了開去，逃得性命。童貫在岸上看呆了，身邊一將指道：「山頂上那面黃旗正在那裏磨動。」童貫定睛看了，不解何意，衆將也沒做道理處。鄲美道：「把三百鐵甲哨馬，分作兩隊，教去兩邊山後出哨，看是如何。」卻纔分到山前，只聽得蘆

草中一個轟天雷砲飛起，火焰撩亂，兩邊哨馬齊回來報，有伏兵到了。童貫在馬上那一驚不小，酆美、畢勝兩邊差人，教軍士休要亂動，數十萬軍都掣刀在手，前後飛馬來叫道：「如有先走的便斬！」按住三軍人馬。童貫且與衆將立馬望時，山背後鼓聲震地，喊殺喧天，早飛出一彪軍馬，都打着黃旗，當先有兩員驍將領兵，怎見得那隊軍馬整齊：

黃旗擁出萬山中，

燦燦金光射碧空。

馬似怒濤衝石壁，

人如烈火撼天風。

鼓聲震動森羅殿，

砲力掀翻泰華宮。

劍隊暗藏「插翅虎」，

鎗林飛出「美髯公」。

兩騎黃驃馬上，兩員英雄頭領：上首「美髯公」朱仝，下首「插翅虎」雷橫，帶領五千人馬，直殺奔官軍。童貫令大將酆美、畢勝當先迎敵，兩個得令，便驟馬挺鎗出陣，大罵：「無端草賊，不來投降，更待何時！」雷橫在馬上大笑，喝道：「匹夫死在眼前，尚且不知，怎敢與吾決戰？」畢勝大怒，拍馬挺鎗，直取雷橫，雷橫也使鎗來迎。兩馬相交，軍器並舉，二將約戰到二十餘合，不分勝敗。酆美見畢勝戰久，不能取

勝，拍馬舞刀，逕來助戰。朱仝見了，大喝一聲，飛馬輪刀，來戰酆美。四疋馬兩對兒在陣前廝殺。童貫看了，喝采不迭。鬪到洞深裏，只見朱仝、雷橫賣個破綻，撥回馬頭，望本陣便走。酆美、畢勝兩將不捨，拍馬追將過去。對陣軍發聲喊，望山後便走。童貫叫盡力追趕過山脚去，只聽得山頂上畫角齊鳴，衆軍抬頭看時，前後兩個砲直飛起來。童貫知有伏兵，把軍馬約住，教不要去趕，只見山頂上閃出那面杏黃旗來，上面繡着「替天行道」四字。童貫暫過山，那邊看時，見山頂上一簇雜綵繡旗開處，顯出那個鄆城縣蓋世英雄山東「呼保義」宋江來。背後便是軍師吳用，公孫勝，花榮，徐寧，金鎗手，銀鎗手，衆多好漢。童貫見了大怒，便差人馬上山來拿宋江。大軍人馬，分爲兩路，卻待上山，只聽得山頂上鼓樂喧天，衆好漢都笑了。童貫越添心上怒，咬碎口中牙，喝道：「這賊怎敢戲吾！我當自擒這厮。」酆美諫道：「樞相，彼必有計，不可親臨險地，且請回軍，來日卻再打聽虛實，方可進兵。」童貫道：「胡說！事已到這裏，豈可退軍？教星夜與賊交鋒。今已見賊，勢不容退……」語猶未絕，只聽得後軍納喊，探子報道：「正西山後衝出一彪軍來，把後軍殺開做兩處。」童貫大驚，帶了酆美、畢勝，急回來救應後軍時，東邊山後鼓聲響處，又早飛出一隊人馬來。一半是紅旗，一半是青旗，捧着兩員大將，引五千軍馬殺將來。那紅旗軍隨紅旗，青旗軍隨

青旗，隊伍端的整齊，但見：

對對紅旗間翠袍，

爭飛戰馬轉山腰。

日烘旗幟青龍見，

風擺旌旗朱雀搖。

二隊精兵皆勇猛，

兩員上將顯英豪。

秦明手舞狼牙棍，

關勝斜橫偃月刀。

那紅旗隊裏頭領是「霹靂火」秦明，青旗隊裏頭領是「大刀」關勝。二將在馬上殺來，大喝道：

「童貫早納下首級！」童貫大怒，便差鄲美來戰關勝，畢勝去鬪秦明。童貫見後軍發喊得緊，又教鳴金收軍，且休戀戰，延便且退。朱仝、雷橫引黃旗軍又殺將來，兩下裏夾攻，童貫軍兵大亂，鄲美、畢勝保護着童貫，逃命而走。正行之間，刺斜裏又飛出一彪軍馬來，接住了廝殺。那隊軍馬，一半是白旗，一半是黑旗，黑白旗中，也捧着兩員虎將，引五千軍馬，攔住去路。這隊軍端的齊整：

砲似轟雷山石裂，

綠林深處顯戈矛。

素袍兵出銀河湧，

玄甲軍來黑氣浮。

兩股鞭飛風雨響，

一條鎗到鬼神愁。

左邊大將呼延灼，

右手英雄「豹子頭」。

那黑旗隊裏頭領是「雙鞭」呼延灼，白旗隊裏頭領是「豹子頭」林沖。二將在馬上大喝道：「奸臣童貫，待走那裏去？早來受死！」一衝直殺入軍中來。那睢州都監段鵬舉接住呼延灼交戰，湖州都監馬萬里接着林沖廝殺。這馬萬里與林沖鬪不到數合，氣力不加，卻待要走，被林沖大喝一聲，慌了手脚，着了一矛，戳在馬下。段鵬舉看見馬萬里被林沖擄死，無心戀戰，隔過呼延灼雙鞭，霍地撥回馬便走。呼延灼奮勇趕將入來，兩軍混戰，童貫只教奪路且回。只聽得前軍喊聲大舉，山背後飛出一彪步軍，直殺入孩心裏來。當先一僧一行者，領着軍兵，大叫道：「休教走了童貫！」那和尚不修經懺，專好殺人，單號「花和尚」，雙名魯智深。這行者景陽岡曾打虎，水滸寨最英雄，有名「行者」武松。這兩個殺入陣來，怎見得，有西江月爲證：

魯智深一條禪杖，武行者兩口鋼刀。鋼刀飛出火光飄，禪杖來如鐵砲。禪杖打開腦袋，鋼刀截斷人腰。兩般軍器不相饒，百萬軍中顯耀。

童貫衆軍被魯智深，武松引領步軍一衝，早四分五落。官軍人馬，前無去路，後沒退兵，只得引鄆美，畢勝，撞透重圍，殺條血路，奔過山背後來。正方喘息，又聽得砲聲大震，戰鼓齊鳴，看兩員猛將當先，一簇步軍攔路，怎見得：

『兩頭蛇』腥風難近，『雙尾蝎』毒氣齊噴。鋼叉一對世無倫，較獵場中聲震。左手解珍出衆，右手解寶□□。數千鐵甲虎狼軍，攪碎長蛇大陣。

來的步軍頭領解珍，解寶，各撚五股鋼叉，又引領步軍殺入陣內，童貫人馬遮攔不住，突圍而走，五面軍馬步軍一齊追殺，趕得官軍星落雲散，鄆美，畢勝力保童貫而走。見解珍，解寶兄弟兩個，挺起鋼叉，直衝到馬前。童貫急忙拍馬，望斜裏便走，背後鄆美，畢勝趕來救應，又得唐州都監 韓天麟，鄧州都監 王義，四個併力，殺出核心。方纔進步，喘息未定，只見前面塵起，叫殺連天，綠叢叢林子裏，又早飛出一彪人馬，當先兩員猛將，攔住去路。那兩個是誰？但見：

一個宣花大斧，一個出白銀鎗。鎗如毒蟒露梢長，斧起處似開山神將。一個風流俊骨，一個猛烈剛腸。董平國士更無雙，『急先鋒』索超誰讓。

這兩員猛將：『雙鎗將』董平，『急先鋒』索超，兩個更不打話，飛馬直取童貫。王義挺鎗去迎，被索超手起斧落，砍於馬下。韓天麟來救，被董平一鎗擄死。鄆美，畢勝死保護童貫，奔馬逃命。四下裏金鼓亂響，正不知何處軍來。童貫攏馬上坡看時，四面八方四隊馬軍，兩脅兩隊步軍，拷撓圈，簸箕掌，梁山泊軍馬大隊齊齊殺來。童貫軍馬如風落雲散，東零西亂。正看之間，山坡下一簇人馬出來，認的旗號是陳州都監 吳秉彝，許州都監 李明。這兩個引着些斷鎗折戟，敗殘軍馬，趲轉琳琅山躲避。看見招呼時，正欲上坡急調人馬，又見山側喊聲起來，飛過一彪人馬趕出，兩把認旗招颭，馬上兩員猛將，各執兵器，飛奔官軍。這兩個是誰？有臨江仙詞爲證：

盔上長纓飄火焰，紛紛亂撒猩紅。胸中豪氣吐長虹。戰袍裁蜀錦，鎧甲鍍金銅。兩口寶刀如雪練，坡心抖擻威風。左衝右突顯英雄。軍班『青面獸』，好漢『九紋龍』。

這兩員猛將，正是楊志，史進，兩騎馬，兩口刀，卻纔截住吳秉彝，李明兩個軍官廝殺。李明挺鎗向前，來鬪楊志，吳秉彝使方天戟，來戰史進。兩對兒在山坡下一來一往，盤盤旋旋，各逞平生武藝。童貫在山坡下勒住馬，觀之不定。四個人約鬪到三十餘合，吳秉彝用戟奔史進，心坎上戳將來，史進只一闪，那枝

戰從肋窩裏放個過，吳乘彝連人和馬搶近前來，被史進手起刀落，只見一條血額光連肉，頓落金盔在馬邊，吳乘彝死於坡下。李明見先折了一個，卻待也要撥回馬走時，被楊志大喝一聲，驚得魂消魄散，膽顫心寒，手中那條鎗，不知顛倒。楊志把那口刀從頂門上劈將下來，李明只一閃，那刀正剝着馬的後胯下，那馬後蹄躑躅將下去，把李明閃下馬來，棄了手中鎗，卻待奔走，這楊志手快，隨復一刀，砍個正着。可憐李明半世軍官，化作南柯一夢！兩員官將，皆死於坡下。楊志，史進追殺敗軍，正如砍瓜截瓠相似。童貫和鄆美，畢勝在山坡上看了，不敢下來，身無所措，三個商量道：「似此如何殺得出去？」鄆美道：「樞相且寬心，小將望見正南上尙兀自有大隊官軍扎住在那裏，旗幟不倒，可以解救。畢都統保守樞相在山頭，鄆美殺開條路，取那枝軍馬來，保護樞相出去。」童貫道：「天色將晚，你可善覷方便，疾去早來。」鄆美提着大桿刀，飛馬殺下山來，衝開條路，直到南邊。看那隊軍馬時，卻是嵩州都監周信，把軍兵團圍擺定，死命抵住垓心裏，看見那鄆美來，便接入陣內，問：「樞相在那裏？」鄆美道：「只在前面山坡上，專等你這枝軍馬去救護殺出來。事不宜遲，火速便起。」周信聽說罷，便教傳令，馬步軍兵，都要相顧，休失隊伍，齊心併力。二員大將當先，衆軍助喊，殺奔山坡邊來。行不到一箭之地，刺斜裏一枝軍到，鄆美舞刀，逕出

迎敵，認得是睢州都監段鵬舉，三個都相見了，合兵一處，殺到山坡下，畢勝下坡迎接上去，見了童貫，一處商議道：「今晚便殺出去好？卻捱到來朝去好？」鄆美道：「我四人死保樞相，只就今晚殺透重圍出去，可脫賊寇。」看看近夜，只聽得四邊喊聲不絕，金鼓亂鳴。約有二更時候，星光光亮，鄆美當先，衆軍官簇擁童貫在中間，一齊併力，殺下山坡來。只聽得四下裏亂叫道：「不要走了童貫！」衆官軍只望正南路衝殺過來。看看混戰到四更左右，殺出垓心，童貫在馬上以手加額，頂禮天地神明道：「慚愧！脫得這場大難！」催趕出界，奔濟州去。卻纔歡喜未盡，只見前面山坡邊一帶火把，不計其數，背後喊聲又起，看見火把光中兩條好漢，撚着兩口朴刀，引出一員騎白馬的英雄大將，在馬上橫着一條點鋼鎗。那人是誰？有臨江仙詞爲證：

馬步軍中推第一，天罡數內爲尊，上天降下惡星辰。眼珠如點漆，面部似鎊銀。丈二鋼鎗無敵手，身騎快馬騰雲，人材武藝兩超羣。梁山盧俊義，河北「玉麒麟。」

那馬上的英雄大將，正是「玉麒麟」盧俊義。馬前這兩個使朴刀的好漢：一個是「病關索」楊雄，一個是「拚命三郎」石秀，在火把光中引着三千餘人，抖搜精神，攔住去路。盧俊義在馬上大喝道：

「童貫不下馬受縛，更待何時？」童貫聽得，對衆道：「前有伏兵，後有追兵，似此如之奈何？」鄆美道：「小將捨條性命，以報樞相，汝等衆官，緊保樞相，奪路望濟州去，我自戰住此賊。」鄆美拍馬舞刀，直奔盧俊義。兩馬相交，鬪不到數合，被盧俊義把鎗只一逼，逼過大刀，搶入身去，劈腰捉住，一脚蹬開戰馬，把鄆美活捉去了。楊雄、石秀便來接應，衆軍齊上，橫拖倒拽捉了去。畢勝和周信，段鵬舉捨命保童貫，衝殺攔路軍兵，且戰且走；背後盧俊義趕來，童貫敗軍，忙忙似喪家之狗，急急如漏網之魚。天曉脫得追兵，望濟州來。正走之間，前面山坡背後又衝出一隊步軍來，那軍都是鐵掩心甲，絳紅羅頭巾，當先四員步軍頭領，畢竟是誰？

「黑旋風」雙持板斧，「喪門神」單仗龍泉，項充、李袞在傍邊，手舞團牌體健。斬虎須投大穴，誅龍必向深淵。三軍威勢振青天，惡鬼眼前活見。

這李逵輪兩把板斧，鮑旭仗一口寶劍，項充、李袞各舞疊牌遮護，卻似一團火塊，從地皮上滾將來，殺得官軍四分五落而走。童貫與衆將且戰且走，只逃性命。李逵直砍入馬軍隊裏，把段鵬舉馬脚砍翻，揪將下來，就勢一斧，劈開腦袋；再復一斧，砍斷咽喉，眼見得段鵬舉不活了。且說敗殘官軍將次捱到濟州，真乃是頭盔斜掩耳，護項半兜腮，馬步三軍沒了氣力，人困馬乏。奔到一條溪邊，軍馬都且去喫水，只聽得對溪一聲砲響，箭矢如飛蝗一般射將過來。官軍急上溪岸，去樹林邊轉出一彪軍馬來，爲頭馬上三個英雄是誰？

舞動一條玉蟒，撒開萬點飛星。東昌驃騎是張清，「沒羽箭」誰人敢近飛鎗的鎗無虛發，飛叉的叉不容情。兩員虎將勢縱橫，左右馬前幫定。

原來這「沒羽箭」張清和龔旺，丁得孫帶領三百餘騎馬軍。那一隊驍騎馬軍，都是銅鈴面具，雉尾紅纓，輕弓短箭，繡旗花鎗。三將爲頭直衝將來。嵩州都監周信見張清軍馬少，便來迎敵；畢勝保着童貫而走。周信縱馬挺鎗來迎，只見張清左手納住鎗，右手似招寶七郎之形，口中喝一聲道：「着！」去周信鼻凹上只一石子打中，翻身落馬；龔旺、丁得孫傍邊飛馬來相助，將那兩條叉戳定咽喉，好似霜摧邊地草，雨打上林花，周信死於馬下。童貫止和畢勝逃命，不敢入濟州，引了敗殘軍馬，連夜投東京去了，於路收拾逃難軍馬下寨。

原來宋江有仁有德，素懷歸順之心，不肯盡情追殺；惟恐衆將不捨，要追童貫，火急差戴宗傳下將

令，在告衆頭領，收拾各路軍馬步卒，都回山寨請功。各處鳴金收軍而回，鞍上將都敲金鐙，步下卒齊唱凱歌，紛紛盡入梁山泊，個個同回宛子城。宋江、吳用、公孫勝先到水滸寨中，忠義堂上坐下，令裴宣驗看各人功賞。盧俊義活捉鄆美，解上寨來，跪在堂前。宋江自解其縛，請入堂內上坐，親自捧杯陪話，奉酒壓驚。衆頭領都到堂上，是日殺牛宰馬，重賞三軍，留鄆美住了兩日，備辦鞍馬，送下山去。鄆美大喜。宋江陪話道：「將軍陣前陣後，冒瀆威嚴，切乞恕罪。宋江等本無異心，只要歸順朝廷，與國家出力，被這不公不法之人逼得如此，望將軍回朝，善言解救。倘得他日重見恩光，生死不忘大德。」鄆美拜謝不殺之恩，登程下山。宋江令人直送出界回京，不在話下。

宋江回到忠義堂上，再與吳用等衆頭領商量。原來今次用此十面埋伏之計，都是吳用機謀布置，殺得童貫膽寒心碎，夢裏也怕，大軍三停折了二停。吳用道：「童貫回到京師，奏了官家，如何不再起兵來！必得一人直投東京，探聽虛實，回報山寨，預作準備。」宋江道：「軍師此論，正合吾心。你弟兄中，不知那個敢去？」只見坐次之中一個人應道：「兄弟願往。」衆人看了，都道：「須是他去，必幹大事。」不是這個人去，有分教，重施謀略，再敗官軍；且是衝陣馬亡青嶂下，戲波船陷綠蒲中。畢竟梁山泊是誰人前去打聽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第七十八回

十節度議取梁山泊

宋公明一收高太尉

再說梁山泊好漢，自從兩贏童貫之後，宋江、吳用商議，必用着一個人，去東京探聽消息虛實，上山回報，預先准備軍馬交鋒。言之未絕，只見「神行太保」戴宗道：「小弟願往。」宋江道：「探聽軍情，多虧煞兄弟一個。雖然賢弟去得，必須也用一個相幫去最好。」李逵便道：「兄弟幫哥哥去走一遭。」宋江笑道：「你便是那個不惹事的「黑旋風」」李逵道：「今番去時，不惹事便了。」宋江喝退，一壁再問：「有那個兄弟敢去走一遭？」赤髮鬼」劉唐稟道：「小弟幫戴宗哥哥去如何？」宋江大喜道：「好！」當日兩個收拾了行裝，便下山去。

且不說戴宗、劉唐來東京打聽消息，卻說童貫和畢勝沿路收聚得敗殘軍馬四萬餘人，比到東京，於路教衆多管軍的頭領，各自部領所屬軍馬，回營寨去了，只帶御營軍馬入城來。童貫卸了戎裝衣甲，

逕投高太尉府中去商議。兩個見了，各敘禮罷，請入後堂深處坐定。童貫把大折兩陣，結果了八路軍官，并許多軍馬，鄧美又被活捉去了，似此如之奈何，一一都告訴了。高太尉道：「樞相不要煩惱，這件事只瞞了今上天子便了，誰敢胡奏！我和你去告稟太師，再作個道理。」童貫和高俅上了馬，逕投蔡太師府內來。已有報知童樞密回了，蔡京料道不勝，又聽得和高俅同來，蔡京教喚入書院裏來，廝見。童貫拜了太師，淚如雨下。蔡京道：「且休煩惱，我備知你折了軍馬之事。」高俅道：「賊居水泊，非船不能征進，樞密只以馬步軍征剿，因此失利，中賊詭計。」童貫訴說折兵敗陣之事，蔡京道：「你折了許多軍馬，費了許多錢糧，又折了八路軍官，這事怎敢教聖上得知！」童貫再拜道：「望乞太師遮蓋，救命則個！」蔡京道：「明日只奏道天氣暑熱，軍士不伏水土，權且罷戰退兵。倘或震怒說道：「似此心腹大患，不去勦滅，後必爲殃。」如此時，恁衆官卻怎地回答。」高俅道：「非是高俅誇口，若還太師肯保高俅領兵親去那裏征討，一鼓可平。」蔡京道：「若得太尉肯自去，可知是好，明日便當保奏太尉爲帥。」高俅又稟道：「只有一件，須得聖旨任便起軍，并隨造船隻，或是拘刷原用官船民船，或備官價，收買木料，打造戰船；水陸並進，船騎同行，方可指日成功。」蔡京道：「這事容易。」正話間，門吏報道：「鄧美回來了。」童貫大喜。

太師教喚進來，問其緣故。鄧美拜罷，敘說宋江但是活捉上山去的，盡數放回，不肯殺害，又與盤纏，令回鄉里，因此小將得見鈞顏。高俅道：「這是賊人詭計，故意慢我國家。今後不點近處軍馬，直去山東、河北揀選得用的人，跟高俅去。」蔡京道：「既然如此計議定了，來日內裏相見，面奏天子。」各自回府去了。

次日五更三點，都在侍班閣子裏相聚。朝鼓響時，各依品從，分列丹墀，拜舞起居已畢，文武分班，列於玉階之下，只見蔡太師出班奏道：「昨遣樞密使童貫統率大軍，進征梁山泊草寇，近因炎熱，軍馬不伏水土，抑且賊居水注，非船不行，馬步軍兵，急不能進，因此權且罷戰，各回營寨暫歇，別候聖旨。」天子乃云：「似此炎熱，再不復去矣！」蔡京奏道：「童貫可於秦乙宮聽罪，別令一人爲帥，再去征伐，乞請聖旨。」天子曰：「此寇乃是心腹大患，不可不除，誰與寡人分憂？」高俅出班奏曰：「微臣不材，願效犬馬之勞，去征勦此寇，伏取聖旨。」天子云：「既然卿肯與寡人分憂，任卿擇選軍馬。」高俅又奏：「梁山泊方圓八百餘里，非仗舟船，不能前進，臣乞聖旨，於梁山泊近處，採伐木植，督工匠造船，或用官錢收買民船，以爲戰伐之用。」天子曰：「委卿執掌，從卿處置，可行卽行，慎勿害民。」高俅奏道：「微臣安敢！只容寬限，以圖成功。」天子令取錦袍金甲，賜與高俅，另選吉日出師。

當日百官朝退，童貫、高俅送太師到府，便喚中書省關房掾史，傳奉聖旨，定奪撥軍。高太尉道：「前者有十節度使，多曾與國家建功，或征鬼方，或伐西夏，並金遼等處，武藝精熟，請降鈞帖，差撥爲將。」蔡太師依允，便發十道劄付文書，仰各各部領所屬精兵一萬，前赴濟州取齊，聽候調用。十個節度使非同小可，每人領軍一萬，尅期並進。那十路軍馬：

河南河北節度使 王煥

上黨太原節度使 徐京

京北弘農節度使 王文德

潁州汝南節度使 梅展

中山安平節度使 張開

江夏零陵節度使 楊溫

雲中鴈門節度使 韓存保

隴西漢陽節度使 李從吉

瑯琊彭城節度使 項元鎮

清河天水節度使 荆忠

原來這十路軍馬，都是曾經訓練精兵，更兼這十節度使，舊日都是綠林叢中出身，後來受了招安，直做到許大官職，都是精銳勇猛之人，非是一時建了些少功名。當日中書省定了程限，發十道公文，要這十路軍馬如期都到濟州，遲慢者定依軍令處置。金陵建康府有一枝水軍，爲頭統制官，喚做劉夢龍。那人初生之時，其母夢見一條黑龍飛入腹中，感而遂生；及至長大，善知水性，曾在西川峽江討賊有功，陞做軍官都統制，統領一萬五千水軍，陣船五百隻，守住江南。高太尉要取這支水軍，並船隻，星夜前來聽調，又差一個心腹人，喚做牛邦喜，也做到步軍校尉，教他去沿江上下并一應河道內拘刷船隻，都要來濟州取齊，交割調用。高太尉帳前牙將極多，於內兩個最了得：一個喚做党世英，一個喚做党世雄。弟兄二人，現做統制官，各有萬夫不當之勇。高太尉又去御營內選撥精兵一萬五千，通共各處軍馬一十三萬，先於諸路差官供送糧草，沿途交納。高太尉連日整頓衣甲，製造旌旗，未及登程，有詩爲證：

輕事貪功願領兵，
兵權到手便留行。

幸因主帥遲遲去，

多得三軍數日生。

卻說戴宗、劉唐在東京住了幾日，打探得備細消息，星夜回還山寨，報說此事。宋江聽得高太尉親自領兵，調天下軍馬一十三萬，十節度使統領前來，心中驚恐，便和吳用商議。吳用道：「仁兄勿憂，小生也久聞這十節度的名，多與朝廷建功，只是當初無他的敵手，以此只顯他的豪傑。如今放着這一班好弟兄，如狼似虎的人，那十節度已是過時的人了，兄長何足懼哉！比及他十路軍來，先教他喫我一驚。」宋江道：「軍師如何驚他？」吳用道：「他十路軍馬都到濟州取齊，我這裏先差兩個快廝殺的，去濟州相近，接着來軍，先殺一陣——這是報信與高俅知道。」宋江道：「叫誰去好？」吳用道：「差『沒羽箭』張清，『雙鎗將』董平，此二人可去。」宋江差二將各帶一千馬軍，前去巡哨濟州，相迎截殺各路軍馬，又撥水軍頭領，準備泊子裏奪船。山寨中頭領預先調撥已定，且不細說，下來便知。

再說高太尉在京師俄延了二十餘日，天子降勅，催促起軍，高俅先發御營軍馬出城，又選教坊司歌兒舞女三十餘人，隨軍消遣。至日祭旗，辭駕登程，卻好一月光景。時值初秋天氣，大小官員都在長亭餞別。高太尉戎裝披掛，騎一匹金鞍戰馬，前面擺着五匹玉轡雕鞍從馬，左右兩邊，排着党世英、党世雄弟兄兩個，背後許多殿帥統制官，統軍提轄，兵馬防備團練等官，參隨在後。那隊伍軍馬，十分擺布得整齊，詩曰：

匪奸罔上非忠蓋，

好戰全違舊典章。

不事懷柔服強暴，

只驅良善敵刀鎗。

那高太尉部領大軍出城，來到長亭前下馬，與衆官作別，飲罷餞行酒，攀鞍上馬，登程望濟州進發。於路上縱容軍士，盡去村中縱橫擄掠，黎民受害，非止一端。

却說十路軍馬陸續都到濟州，有節度使王文德領着京兆等處一路軍馬，星夜奔濟州來，離州尚有四十餘里。當日催動人馬，趕到一個去處，地名鳳尾坡，坡下一座大林。前軍卻好抹過林子，只聽得一棒鑼聲響處，林子背後山坡腳邊轉出一彪軍馬來，當先一將攔路。那員將頂盔掛甲，插箭彎弓，去那弓袋箭壺內側插着小小兩面黃旗，旗上各有五個金字，寫道：「英雄雙鎗將，風流萬戶侯。」兩手搭兩桿鋼鎗。此將乃是梁山泊第一個慣衝頭陣的勇將董平，因此人稱爲「董一撞」。董平勒定戰馬，截住大略喝道：「來的是那裏兵馬？不早早下馬受縛，更待何時？」這王文德兜住馬，呵呵大笑道：「瓶兒罐兒

也有兩個耳朵，你須會聞我等十節度使累建大功，名揚天下，大將王文德麼？董平大笑，喝道：「只你便是殺晚爺的大頑。」王文德聽了大怒，罵道：「反國草寇，怎敢辱吾！」拍馬挺鎗，直取董平，董平也挺雙鎗來迎。兩將鬪到三十合，不分勝敗。王文德料道：「不得董平，喝一聲：『少歇再戰。』」各歸本陣。王文德分付衆軍，休要戀戰，直衝過去。王文德在前，三軍在後，大發聲喊，殺將過去。董平後面引軍追趕，將過林子，正走之間，前面又衝出一彪軍馬來，爲首一員上將，正是「沒羽箭」張清，在馬上大喝一聲：「休走！」手中拈定一個石子打將來，望王文德頭上便着。急待躲時，石子打中盔頂，王文德伏鞍而走，跑馬奔逃。兩將趕來，看看趕上，只見側首衝過一隊軍來。王文德看時，卻是一般的節度使楊溫軍馬，齊來救應。因此，董平，張清不敢來追，自回去了。

兩路軍馬同入濟州歇定，太守張叔夜接待各路軍馬。數日之間，前路報來，高太尉大軍到了，十節度出城迎接，都相見了太尉，一齊護送入城，把州衙權爲帥府，安歇下了。高太尉傳下號令，教十路軍馬，都向城外屯駐，伺候劉夢龍水軍到來，一同進發。這十路軍馬，各自下寨，近山砍伐木植，人家搬擄門牕，搭蓋窩鋪，十分害民。高太尉自在城中帥府內，定奪征進人馬，無銀兩使用者，都克頭哨出陣交鋒，有銀

兩者，留在中軍，虛功濫報。似此奸弊，非止一端。高太尉在濟州不過一二日，劉夢龍戰船到了，參謁帥府禮畢，高俅即便喚十節度使都到廳前，共議良策。王煥等稟復道：「太尉先教馬步軍去探路，引賊出戰，然後卻調水路戰船，去劫賊巢，令其兩下不能相顧，可獲羣賊矣！」高太尉從其所言。當時分撥王煥、徐京爲前部先鋒，王文德、梅展爲合後收軍，張開、楊溫爲左軍，韓存保、李從吉爲右軍，項元鎮、荆忠爲前後救應使，党世雄引領三千精兵，上船協助劉夢龍水軍船隻，就行監戰。諸軍盡皆得令，整束了三日，請高太尉看閱諸路軍馬。高太尉親自出城，一點看了，便遣大小三軍，并水軍，一齊進發，逕望梁山泊來。

且說董平、張清回寨，說知備細，宋江與衆頭領統率大軍，下山不遠，早見官軍到來。前軍射住陣腳，兩邊拒定人馬，只見先鋒王煥出陣，使一條長鎗，在馬上厲聲高叫：「無端草寇，敢死村夫，認得大將王煥麼？」對陣繡旗開處，宋江親自出馬，與王煥聲喏道：「王節度，你年紀高大了，不堪與國家出力，當鎗對敵，恐有些一差二誤，枉送了你一世清名。你回去罷，另教年紀小的出來戰。」王煥聽得大怒，罵道：「你這厮是個文面俗吏，安敢抗拒天兵！」宋江答道：「王節度，你休逞好手，我這一班兒替天行道的好漢，不到得輸與你！」王煥便挺鎗截將過來。宋江馬後，早有一將，鑾鈴響處，挺鎗出陣。宋江看時，卻是「豹

子頭」林冲來戰王煥。兩馬相交，衆軍助喊，高太尉自臨陣前，勒住馬看。只聽得兩軍納喊喝采，果是馬軍踏鐙擡身看，士卒掀盔舉眼觀。兩個施逞諸路鎗法，但見：

一個屏風鎗勢如霹靂，一個水平鎗勇若奔雷，一個朝天鎗難防難躲，一個鑽風鎗怎敵怎遮。這個恨不得鎗戳透九霄雲漢，那個恨不得鎗刺透九曲黃河。一個鎗如蟒離巖洞，一個鎗似龍躍波津。一個使鎗的雄似虎吞羊，一個使鎗的俊如鳩撲兔。

王煥大戰林冲，約有七八十合，不分勝敗。兩邊各自鳴金，二將分開，各歸本陣。只見節度使荆忠到前軍，馬上欠身，稟覆高太尉道：「小將願與賊人決一陣，乞請鈞旨。」高太尉便教荆忠出馬交戰。宋江馬後鸞鈴響處，呼延灼來迎。荆忠使一口大桿刀，騎一匹瓜黃馬，二將交鋒，約鬪二十合，被呼延灼賣個破綻，隔過大刀，順手提起鋼鞭來，只一下，打個襯手，正着荆忠腦袋，打得腦漿迸流，眼珠突出，死於馬下。高俅看見折了一個節度使，火急便差項元鎮，驟馬挺鎗，飛出陣前，大喝：「草賊敢戰吾麼？」宋江馬後，「雙鎗將」董平撞出陣前，來戰項元鎮。兩個鬪不到十合，項元鎮霍地勒回馬，拖了鎗便走。董平拍馬去趕，項元鎮不入陣去，遶着陣脚，落荒而走。董平飛馬去追，項元鎮帶住鎗，左手拈弓，右手搭箭，拽滿弓，

翻身背射一箭。董平聽得弓弦響，擡手去隔，一箭正中右臂，棄了鎗，撥回馬便走。項元鎮掛着弓，撚着箭，倒趕將來。呼延灼、林冲見了，兩騎馬各出，救得董平歸陣。高太尉指揮大軍混戰，宋江先教救了董平回山，後面軍馬，遮攔不住，都四散奔走。高太尉直趕到水邊，卻調人去接應水路船隻。

且說劉夢龍和党世雄布領水軍，乘駕船隻，迤邐前投梁山泊深處來，只見茫茫蕩蕩，盡是蘆葦叢葦，密密遮定港汊。這裏官船，檣篙不斷，相連十餘里水面。正行之間，只聽得山坡上一聲砲響，四面八方，小船齊出，那官船上軍士，先有五分懼怯，看了這等蘆葦深處，盡皆慌了；怎禁得蘆葦裏面埋伏着小船，齊出衝斷大隊，官船前後不相救應，大半官軍，棄船而走。梁山泊好漢，看見官軍陣腳亂了，一齊鳴鼓搖船，直衝上來。劉夢龍和党世雄急回船時，原來經過的淺港內，都被梁山泊好漢用小船裝載柴草，砍伐山中木植，填塞斷了，那檣槳竟搖不動。衆多軍卒，盡棄了船隻下水。劉夢龍脫下戎裝披掛，爬過水岸，揀小路走了。這党世雄不肯棄船，只顧叫水軍尋港汊深處搖去，不到二里，只見前面三隻小船，船上阮氏三雄，各人手執蓼葉鎗，挨近船邊來，衆多駕船軍士，都跳下水裏去了。党世雄自持鐵搦，立在船頭上，與阮小二交鋒，阮小二也跳下水裏去，阮小五、阮小七兩個逼近身來。党世雄見不是頭，撇了鐵搦，也跳

下水裏去了。見水底下鑽出『船火兒』張橫來，一手揪住頭髮，一手提定腰跨，滴溜溜丟上蘆葦根頭；先有十數個小嘍囉躲在那裏，鏡鈎套索搭住，活捉上水滸寨來。

卻說高太尉見水面上船隻，都紛紛滾滾，亂投山邊去了，船上縛着的，盡是劉夢龍水軍手旗號，情知水路裏又折了一陣，忙傳軍令，且教收兵，回濟州去，別作道理。五軍比及要退，又值天晚，只聽得四下裏火炮不住價響，宋江軍馬，不知幾路殺將來。高太尉只叫得苦了也。正是陰陵失路逢神弩，赤壁鏖兵遇怪風。畢竟高太尉怎地脫身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第七十九回

劉唐放火燒戰船

宋江兩敗高太尉

話說當下高太尉望見水路軍士，情知不濟，正欲回軍，只聽得四邊砲響，急收聚衆將，奪路而走。原來梁山泊只把號砲四下裏施放，卻無伏兵，只嚇得高太尉心驚膽戰，鼠竄狼奔，連夜收軍回濟州計點步軍，折陷不多；水軍折其大半，戰船沒一隻回來；劉夢龍逃難得回，軍士會水的，逃得性命，不會水的，都

澆死在水中。高太尉軍威折挫，銳氣摧殘，且向城中屯駐軍馬，等候牛邦喜拘刷船到；再差人齋公文去催，不論是何船隻，堪中的盡數拘拿，解赴濟州，整頓征進。

卻說水滸寨中，宋江先和董平上山，拔了箭矢，喚『神醫』安道全用藥調治。安道全使金瘡藥敷住瘡口，在寨中養病。吳用收住衆頭領上山，水軍頭領張橫，解党世雄到忠義堂上請功。宋江教且押去後寨軟監着，將奪到的船隻，盡數都收入水寨，分派與各頭領去了。

再說高太尉在濟州城中，會集諸將，商議收勦梁山之策，數內上黨節度使徐京稟道：『徐某幼年遊歷江湖，使鎗賣藥之時，曾與一人交遊。那人深通韜略，善曉兵機，有孫吳之才調，諸葛之智謀，姓聞名煥章，現在東京城外安仁村教學。若得此人來爲參謀，可以敵吳用之詭計。』高太尉聽說，便差首將一員，齋帶緞疋鞍馬，星夜回東京，禮請這教村學秀才聞煥章來，爲軍前參謀；便要早赴濟州，一同參贊軍務。那員首將回京去，不得三五日，城外報來，宋江軍馬，直到城邊搦戰。高太尉聽了大怒，隨即點就本部軍兵，出城迎敵，就令各寨節度使同出交鋒。

卻說宋江軍馬見高太尉提兵至近，急忙退十五里外平川曠野之地。高太尉引軍趕去，宋江兵馬

已向山坡邊擺成陣勢，紅旗隊裏，捧出一員猛將，號旗上寫得分明，乃是「雙鞭」呼延灼。兜住馬，橫着鎗，立在陣前。高太尉看見道：「這厮便是統領連環馬時，背反朝廷的。」便差雲中節度使韓存保出馬迎敵。這韓存保善使一枝方天畫戟。兩個在陣前，更不打話，一個使戟去搦，一個用鎗來迎。兩個戰到五十餘合，呼延灼賣個破綻，閃出去，拍着馬，望山坡下便走。韓存保緊要幹功，跑着馬趕來。八個馬蹄翻盞，撒鉞相似，約趕過五七里無人之處，看看趕上，呼延灼勒回馬，帶轉鎗，舞起雙鞭來迎。兩個又鬪十數合之上，用雙鞭分開畫戟，回馬又走。韓存保尋思，這厮鎗又近不得我，鞭又贏不得我，我不就這裏趕上，活拿這賊，更待何時！搶將近來，趕轉一個山嘴，有兩條路，竟不知呼延灼何處去了。韓存保勒馬上坡來望時，只見呼延灼遶着一條溪走。存保大叫：「潑賊，你走那裏去！快下馬來受降，饒你命！」呼延灼不走，大罵存保。韓存保卻大寬轉來抄呼延灼後路。兩個卻好在溪邊相迎着。一邊是山，一邊是溪，只中間一條路，兩匹馬盤旋不得。呼延灼道：「你不降我，更待何時！」韓存保道：「你是我手裏敗將，倒要我降你。」呼延灼道：「我漏你到這裏，正要活捉你。你性命只在頃刻！」韓存保道：「我正來活捉你！」兩個舊氣又起。韓存保挺着長戟，望呼延灼前心兩脅軟肚上，雨點般搦將來。呼延灼用鎗左撥右逼，粹風般搦入

來。兩個又鬪了三十來合。正鬪到濃深處，韓存保一戟，望呼延灼軟脅搦來，呼延灼一鎗，望韓存保前心刺去。兩個各把身軀一閃，兩般軍器，都從脅下擲來。呼延灼挾住韓存保戟桿，韓存保扭住呼延灼鎗桿；兩個都在馬上，你扯我拽，挾住腰胯，用力相爭。韓存保的馬，後蹄先塌下溪裏去了，呼延灼連人和馬，也拽下溪裏去了。兩個在水中扭做一塊。那兩匹馬濺起水來，一人一身水。呼延灼棄了手裏的鎗，挾住他的戟桿，急去掣鞭時，韓存保也撇了他的鎗桿，雙手按住呼延灼兩條臂；你揪我扯，兩個都滾下水去。那兩匹馬迸星也似跑上岸來，望山邊去了。兩個在溪水中都滾沒了軍器，頭上戴的盔沒了，身上衣甲飄零，兩個只把空拳來在水中厮打，一遞一拳，正在水深裏，又拖上淺水裏來。正解拆不開，岸上一彪軍馬趕到，爲頭的是「沒羽箭」張清。衆人下手，活捉了韓存保。差人急去尋那走了的兩匹戰馬，只見那馬卻聽得馬嘶人喊，也跑回來尋隊，因此收住。又去溪中撈起軍器，還呼延灼，帶溼上馬，卻把韓存保背剪縛在馬上，一齊都奔峪口。只見前面一彪軍馬，來尋韓存保，兩家卻好當住。爲頭兩員節度使：一個是梅展，一個是張開。因見水淥淥地馬上縛着韓存保，梅展大怒，舞三尖兩刃刀，直取張清。交馬不到三合，張清便走，梅展趕來，張清輕舒猿臂，款扭狼腰，只一石子飛來，正打中梅展額角，鮮血迸流，撇了手中刀，雙

手掩面。張清急便回馬，卻被張開搭上箭，拽滿弓，一箭射來，張清把馬頭一提，正射中馬眼，那馬便倒。張清跳在一邊，攥着鎗便來步戰。那張清原來只有飛石打將的本事，鎗法上卻慢。張開先救了梅展，次後來戰張清。馬上這條鎗，神出鬼沒，張清只辦得架隔遮攔不住，拖了鎗，便走入馬軍隊裏躲閃。張開鎗馬到處，殺得五六十馬軍，四分五落，再奪得韓存保。卻待回來，只見喊聲大舉，峪口兩彪軍到。一隊是「霹靂火」秦明，一隊是「大刀」關勝，兩個猛將殺來。張開只保得梅展走了，衆軍兩路殺入來，又奪了韓存保。張清搶了一匹馬，呼延灼使盡氣力，只好隨衆廝殺，一齊掩擊到官軍隊前，乘勢衝動，退回濟州。梁山泊軍馬也不追趕，只將韓存保連夜解上山寨來。

宋江等坐在忠義堂上，見縛到韓存保來，喝退軍士，親解其索，請坐廳上，慇懃相待。韓存保感激無地，就請出党世雄相見，一同管待。宋江道：「二位將軍，切勿相疑，宋江等並無異心，只被濫官污吏，逼得如此。若蒙朝廷赦罪招安，情願與國家出力。」韓存保道：「前者陳太尉齋到招安詔勅來山，如何不乘機會去邪歸正？」宋江答道：「便是朝廷詔書，寫得不明，更兼用村醪倒換御酒，因此弟兄衆人，心皆不伏。那兩個張幹辦、李虞候，擅作威福，恥辱衆將……」韓存保道：「只因中間無好人維持，誤了國家大

事。」宋江設筵管待已了，次日，具備鞍馬，送出谷口。這兩個在路上說宋江許多好處，回到濟州城外，卻好晚了。次早入城，來見高太尉，說宋江把二將放回之事。高俅大怒道：「這是賊人詭計，慢我軍心。你這二人，有何面目見吾！左右與我推出，斬訖報來！」王煥等衆官都跪下告道：「非干此二人之事，乃是宋江、吳用之計。若斬此二人，反被賊人恥笑。」高太尉被衆人苦告，饒了兩個性命，削去本身職事，發回東京。泰乙宮聽罪。這兩個解回京師。

原來這韓存保是韓忠彥的姪兒。忠彥乃是國老太師，朝廷官員，都有出他門下。有個門館教授，姓鄭名居忠，原是韓忠彥擡舉的人，見任御史大夫。韓存保把上件事告訴他，居忠上轎，帶了存保來見尚書余深，同議此事。余深道：「須是稟得太師，方可面奏。」二人來見蔡京，說：「宋江本無異心，只望朝廷招安。」蔡京道：「前者毀詔謗上，如此無禮，不可招安，只可勦捕！」二人稟說：「前番招安，惜爲去人，不布朝廷德意，用心撫恤，不用嘉言，專說利害，以此不能成事。」蔡京方允。約至次日早朝，道君天子升殿，蔡京奏准再降詔勅，令人招安。天子曰：「現今高太尉使人來請安仁村，煥章爲參謀，早赴軍前，委用。就差此人伴使前去。如肯來降，悉免本罪，如仍不伏，就着高俅定限，日下勦捕盡絕還京。」蔡太師寫成

草詔，一面取開煥章赴省筵宴。原來這開煥章是有名文士，朝廷大臣，多有知識的，俱備酒食迎接。席終各散，一邊收拾起行。有詩爲證：

年來教授隱安仁，

忽召軍前捧綵綸。

權貴滿朝多舊識，

可無一個薦賢人。

且不說開煥章同天使出京，卻說高太尉在濟州心中煩惱。門吏報道：「牛邦喜到來！」高太尉便教喚進，拜罷問道：「船隻如何？」邦喜稟道：「於路拘刷得大小船一千五百餘隻，都到闕下。」太尉大喜，賞了牛邦喜，便傳號令，教把船都放入闕港，每三隻一排釘住，上用板鋪，船尾用鐵環鎖定，盡數發步軍上船，其餘馬軍，近水護送船隻。比及編排得軍士上船，訓練得熟，已得半月之久。梁山泊盡都知道了。吳用喚劉唐受計，掌管水路建功。衆多水軍頭領，各各準備小船，船頭上排排釘住鐵葉，船艙裏裝載蘆葦乾柴，柴中灌着硫黃焰硝引火之物，屯住在小港內。卻教砲手凌振，於四望高山上，放砲爲號；又於水邊樹木叢雜之處，都縛旌旗於樹上，每一處設金鼓火砲，虛屯人馬，假設營壘，請公孫勝作法祭風。旱地上分三隊軍馬接應。吳用指畫已了。

卻說高太尉在濟州催起軍馬，水路統軍，卻是牛邦喜，又同劉夢龍并党世英這三個掌管。高太尉披掛了，發三通擂鼓，水港裏船開，旱路上馬發，船行似箭，馬去如飛，殺奔梁山泊來。先說水路裏船隻，連篙不斷，金鼓齊鳴，迤邐殺入梁山泊深處，並不見一隻船。看看漸近金沙灘，只見荷花蕩裏，兩隻打魚船，每隻船上只有兩個人，拍手大笑。頭船上劉夢龍便叫放箭亂射，漁人都跳下水底去了。劉夢龍急催動戰船，漸近金沙灘頭。一帶陰陰的都是細柳，柳樹上拴着兩頭黃牛，綠莎草上睡着三四個牧童，遠遠地又有一個牧童，倒騎着一頭黃牛，口中嗚嗚咽咽吹着一管笛子來。劉夢龍便教先鋒悍勇的首先登岸。那幾個牧童跳起來，呵呵大笑，盡穿入柳陰深處去了。前陣五七百人搶上岸去。那柳陰樹中，一聲砲響，兩邊戰鼓齊鳴。左邊就衝出一隊紅甲軍，爲頭是「霹靂火」秦明；右邊衝出一隊黑甲軍，爲頭是「雙鞭」呼延灼，各帶五百軍馬，截出水邊。劉夢龍急招呼軍士下船時，已折了大半軍校。牛邦喜聽得前軍喊起，便教後船且退。只聽得山頂上連珠砲響，蘆葦中颼颼有聲，却是公孫勝披髮仗劍，踏罡布斗，在山頂上祭風。初時穿林透樹，次後走石飛砂，須臾白浪掀天，頃刻黑雲覆地，紅日無光，狂風大作。劉夢龍急教棹船回時，只見蘆葦叢中，藕花深處，小港狹汊，都棹出小船來，鑽入大船隊裏。鼓聲響處，一齊點着火把，雲

時間，大火竟起，烈焰飛天，四分五落，都穿在大船內。前後官船，一齊燒着。怎見得火起，但見：

黑煙迷綠水，紅焰起清波。風威捲荷葉，滿天飛火勢。燎廬林連梗斷，神號鬼哭，昏昏日色無光；嶽城山崩，浩浩波聲若怒。艦航盡倒，舵檣皆休。船尾旌旗，不見青紅交雜；樓頭劍戟，難排霜雪爭叉。僵尸與魚鼈同浮，熱血共波濤並沸。千條火焰連天起，萬道烟霞貼水飛。

當時劉夢龍見滿港火飛，戰船都燒着了，只得棄了頭盔衣甲，跳下水去，又不敢傍岸，揀港深水闊處，赴將開去逃命。蘆林裏面一個人，獨駕着小船，直迎將來，劉夢龍便鑽入水底下去了。卻好有一個人攔腰抱住，拖上船來。撐船的是「出洞蛟」童威，攔腰抱的是「混江龍」李俊。卻說牛邦喜見四下官船隊裏火着，也棄了戎裝披掛，卻待下水，船梢上鑽起一個人來，拿着鏡鉤，劈頭搭住，倒拖下水裏去。那人是「船火兒」張橫。這梁山泊內殺得屍橫水面，血濺波心，焦頭爛額者，不計其數。只有党世英搖着小船，正走之間，蘆林兩邊，弩箭弓矢齊發，射死水中。衆多軍卒，會水的逃得性命回去；不會水的，盡皆澆死；生擒活捉者，都解投大寨。李俊捉得劉夢龍，張橫捉得牛邦喜，欲待解上山寨，惟恐宋江又放了。兩個好漢自商量，把這二人，就路邊結果了性命，割下首級，送上山來。

再說高太尉引領軍馬在水邊策應，只聽得連珠砲響，鼓聲不絕，料道是水面上廝殺，驟着馬，前來靠山臨水探望。只見紛紛軍士，都從水裏逃命，爬上岸來。高俅認得是自家軍校，問其緣故，說被放火燒盡船隻，俱各不知所在。高太尉聽了，心內越慌。但望見喊聲不斷，黑煙滿空，急引軍回舊路時，山前鼓聲響處，衝出一隊馬軍，攔路當先，「急先鋒」索超，輪起開山大斧，驟馬搶近前來。高太尉身邊節度使王煥，挺鎗便出，與索超交戰。鬪不到五合，索超撥回馬便走。高太尉引軍追趕，轉過山嘴，早不見了索超。正走間，背後「豹子頭」林冲，引軍趕來，又殺一陣。再走不過六七里，又是「青面獸」楊志，引軍趕來，又殺一陣。又奔不到八九里，背後「美髯公」朱仝趕上來，又殺一陣。這是吳用使的追趕之計：不去前面攔截，只在背後趕殺，敗軍無心戀戰，只顧奔走，救護不得後軍。因此高太尉被趕得慌，飛奔濟州，比及入得城時，已自三更。又聽得城外寨中火起，喊聲不絕，原來被石秀、楊雄埋伏下五百步軍，放了三五把火，潛地去了。驚得高太尉魂不附體，連使人探視，回報去了，方纔放心。整點軍馬，折其大半。

高俅正在納悶間，遠探報道：「天使到來。」高俅遂引軍馬，并節度使出城迎接，見了天使，就說降詔招安一事。都與聞煥、章參謀使相見了，同進城中帥府商議。高太尉先討抄白備照觀看，待不招安來，

又連折了兩陣，拘刷得許多船隻，又被盡行燒毀；待要招安來，恰又差回京師；心下躊躇，數日主張不定。不想濟州有一個老吏，姓王名瑾，那人平生剋毒，人盡呼爲「剋心王」，卻是濟州府撥在帥府供給的吏。因見了詔書抄白，更打聽得高太尉心內遲疑不決，遂來帥府，呈獻利便事件，稟說：「貴人不必沉吟，小吏看見詔上已有活路：這個寫草詔的翰林待詔，必與貴人好，先開下一個後門了。」高太尉見說大驚，便問道：「你怎見得先開下後門？」王瑾稟道：「詔書上最要緊是中間一行。道是：『除宋江、盧俊義等大小人衆，所犯過惡，並與赦免。』此一句是團圓話。如今開讀時，卻分作兩句讀，將「除宋江」另做一句，「盧俊義大小人衆，所犯過惡，並與赦免。」另做一句；賺他漏到城裏，捉下爲頭，宋江一個，把來殺了，卻將他手下衆人，盡數拆散，分調開去。自古道：「蛇無頭而不行，鳥無翅而不飛。」但沒了宋江，其餘的做得甚用？此論不知恩相貴意若何？」高俅大喜，隨卽陞王瑾爲帥府長史，便請聞參謀說知此事。聞煥章諫道：「堂堂天使，只可以正理相待，不可行詭詐於人。倘或宋江以下有智謀之人，識破，翻變起來，深爲未便。」高太尉道：「非也！自古兵書有云：『兵行詭道。』豈可用得正大？」聞參謀道：「然雖兵行詭道，這一事是天子聖旨，乃以取信天下。自古王言如綸如綍，因此號爲玉音，不可移改。今若如此，後有

知者，難以此爲准信。」高太尉道：「且顧眼下，卻又理會。」遂不聽聞煥章之言。先遣一人往梁山泊報知，令宋江等全夥，前來濟州城下，聽天子詔勅，赦免罪犯。

卻說宋江又贏了高太尉這一陣。燒了的船，令小校搬運做柴，不曾燒的，拘收入水寨。但是活捉的軍將，盡數陸續放回濟州。當日宋江與大小頭領正在忠義堂上商議，小校報道：「濟州府差人上山來報道：『朝廷特遣天使，頒降詔書，赦罪招安，加官賜爵，特來報喜。』」宋江聽罷，喜從天降，笑逐顏開，便叫請那報事人到堂上問時，那人說道：「朝廷降詔，特來招安。高太尉差小人前來，報請大小頭領，都要到濟州城下行禮，開讀詔書。並無異議，勿請疑惑。」宋江叫請軍師商議定了，且取銀兩緞疋，賞賜來人，先發付回濟州去了。宋江傳下號令，大小頭領，盡教收拾去聽開讀詔書。盧俊義道：「兄長且未可性急，誠恐這是高太尉的見識，兄長不宜便去。」宋江道：「你們若如此疑心時，如何能勾歸正？還是好歹去走一遭。」吳用笑道：「高俅那厮，被我們殺得膽寒心碎，便有十分的計策，也施展不得。放着衆兄弟一班好漢，不要疑心，只顧跟隨宋公明哥哥下山。我這裏先差「黑旋風」李逵，引着樊瑞、鮑旭、項充、李袞，將帶步軍一千，埋伏在濟州東路；再差「一丈青」扈三娘，引着顧大嫂、孫二娘、王矮虎、孫新、張青，將帶步

軍一千，埋伏在濟州西路。若聽得連珠砲響，殺奔北門來取齊。」吳用分調已定，衆頭領都下山，只留水軍頭領看守寨柵。只因高太尉要用詐術，誘引這夥英雄下山，不聽聞參謀諫勸，誰想只就濟州城下，翻爲九里山前。正是只因一紙君王詔，惹起全班壯士心。畢竟衆好漢怎地大鬧濟州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第八十回

張順鑿漏海鰓船

宋江三敗高太尉

話說高太尉在濟州城中帥府坐地，喚過王煥等衆節度商議：傳令將各路軍馬，拔寨收入城中；教現在節度使俱各全副披掛，伏於城內；各寨軍士，盡數准備擺列於城中；城上俱各不豎旌旗，只於北門上立黃旗一面，上書「天詔」二字。高俅與天使衆官，都在城上，只等宋江到來。

當日梁山泊中，先差「沒羽箭」張清，將帶五百哨馬，到濟州城邊，週迴轉了一遭，望北去了。須臾，「神行太保」戴宗，步行來探了一遭。人報與高太尉，親自臨月城上，女牆邊，左右從者百餘人，大張塵蓋，前設香案。遙望北邊宋江軍馬來到，前面金鼓，五方旌旗，衆頭領簸箕掌，栲栳圈，鴈翅一般，擺列將來。

當先爲首，宋江、盧俊義、吳用、公孫勝，在馬上欠身，與高太尉聲喏。高太尉見了，使人在城上叫道：「如今朝廷赦你們罪犯，特來招安，如何披甲前來？」宋江使戴宗至城下回覆道：「我等大小人員，未蒙恩澤，不知詔意如何？未敢去其介冑。望太尉週全。可盡喚在城百姓耆老，一同聽詔，那時承恩卸甲。」高太尉出令，教喚在城耆老百姓，盡都上城聽詔。無移時，紛紛滾滾，盡皆到了。宋江等在城下，看見城上百姓老幼擺滿，方纔勒馬向前。鳴鼓三通，衆將下馬。鳴鼓二通，衆將步行到城邊，背後小校，牽着戰馬，離城一箭之地，齊齊地伺候着。鳴鼓三通，衆將在城下拱手，聽城上開讀詔書。那天使讀道：

制曰：人之本心，本無二端；國之恆道，俱是一理。作善則爲良民，造惡則爲逆黨。朕聞梁山泊聚衆已久，不蒙善化，未復良心。今差天使頒降詔書，除宋江、盧俊義等大小人衆，所犯過惡，並與赦免。其爲首者，詣京謝恩；協隨助者，各歸鄉閭。嗚呼！速霑雨露，以就去邪歸正之心；毋犯雷霆，當效革故鼎新之意。故茲詔示，想宜悉知。

宣和 年 月 日

當時軍師吳用正聽讀到除宋江三字，便目視花榮道：「將軍聽得麼？」卻纔讀罷詔書，花榮大叫：

「既不救我哥哥，我等投降則甚？」搭上箭，拽滿弓，望着那個開詔使臣道：「看花榮神箭！」一箭射中面門，衆人急救。城下衆好漢，一齊叫聲「反！」亂箭望城上射來，高太尉回避不迭。四門突出軍馬來，宋江軍中一聲鼓響，一齊上馬便走。城中官軍追趕，約有五六里回來，只聽得後軍砲響，東有李逵，引步軍殺來，西有扈三娘，引馬軍殺來；兩路軍兵，一齊合到。官軍只怕有埋伏，急退時，宋江全夥，卻回身掩殺將來；三面夾攻，城中軍馬大亂，急急奔回，殺死者多。宋江收軍，不教追趕，自回梁山泊去了。

卻說高太尉在濟州寫表，申奏朝廷說：「宋江賊寇，射死天使，不伏招安。」外寫密書，送與蔡太師，童樞密，楊太尉，頗爲商議，教太師奏過天子，沿途接應糧草，星夜發兵前來，併力勦捕羣賊。

卻說蔡太師收得高太尉密書，徑自入朝，奏知天子。天子聞奏，龍顏不悅云：「此寇數辱朝廷，累犯大逆。」隨即降勅，教諸路各助軍馬，并聽高太尉調遣。楊太尉已知節次失利，再於御營司選撥二將，就於龍猛，虎翼，捧日，忠義四營內，各選精兵五百，共計二千，跟隨兩個上將，去助高太尉殺賊。

這兩員將軍是誰？一個是八十萬禁軍都教頭，官帶左義衛親軍指揮使，護駕將軍丘岳，一個是八十萬禁軍副教頭，官帶右義衛親軍指揮使，車騎將軍周昂。這兩個將軍，累建奇功，名聞海外，深通武藝，

威鎮京師，又是高太尉心腹之人。當時楊太尉點定二將，限目下起身，來辭蔡太師。蔡京分付道：「小心在意，早建大功，必當重用！」二將辭謝了去。四營內，一個個選揀身長體健，腰細膀闊，山東河北，能登山，慣赴水，那一等精銳軍漢，撥與二將。這丘岳，周昂，辭了衆省院官，去辭楊太尉稟說：「明日出城。」楊太尉各賜與二將五匹好馬，以爲戰陣之用。二將謝了太尉，各自回營，收拾起身。次日，軍兵拴着馬行程，都在御營司前伺候。丘岳，周昂二將，分做四隊：龍猛，虎翼二營一千軍，有二千餘騎軍馬；丘岳總領；捧日，忠義二營一千軍，也有二千餘騎軍馬；周昂總領。又有一千步軍，分與二將隨從。丘岳，周昂到辰牌時分，擺列出城。楊太尉親自在城門上看軍。且休說小校威雄，親隨勇猛，去那兩面繡旗下，一叢戰馬之中，簇擁着護駕將軍丘岳，怎生打扮，但見：

戴一頂纓撒火，錦兜鍪，雙鳳翅照天盔。披一副綠絨穿，紅綿套，嵌連環鎖子甲。穿一領翠沿邊，珠絡縫，荔枝紅，圈金繡戲獅袍。繫一條襯金葉，玉玲瓏，雙獼尾，紅鞞釘盤螭帶。着一雙簇金線，海驢皮，胡桃紋，抹綠色雲根靴。彎一張紫檀把，泥金梢，龍角面，虎筋絃寶雕弓。懸一壺柴竹桿，朱紅扣，鳳尾翎，狼牙金點鋼箭。掛一口七星裝，沙魚鞘，賽龍泉，欺巨闕霜鋒劍。橫一把撒朱纓，水磨桿，龍

吞頭，偃月樣三停刀。騎一匹快登山，能跳澗，背金鞍，播玉勒，胭脂馬。

那丘岳坐在馬上，昂昂奇偉，領着左隊人馬，東京百姓，看了無不喝采。隨後便是右隊，捧日，忠義兩營軍馬，端的整齊。去那兩面繡旗下，一叢戰馬之中，簇擁着車騎將軍周昂。怎生打扮，但見：

戴一頂吞龍頭，撒青纓，珠閃爍，銀盔披一副，鎗尖壞，箭頭襯，香綿熟鋼甲。穿一領繡牡丹，飛雙鳳，圍金線，絳紅袍。繫一條稱狼腰，宜虎體，嵌七寶麒麟帶。着一雙起三尖，海獸皮，倒雲根虎尾靴。彎一張雀畫面，龍角靶，紫綜繡六鈞弓。攢一壺阜雕翎，鐵木桿，透唐猊鑿子箭。使一柄欺衰達，賽石丙，劈開山金蘸斧。駛一匹負千斤，高八尺，能衝陣，火龍駒。懸一條銀桿四方稜，賽金光劈楞簡。

這周昂坐在馬上，停停威猛，領着右隊人馬，來到城邊，與丘岳下馬，來拜辭楊太尉，作別衆官，離了東京，取路望濟州進發。

且說高太尉在濟州，和閻參謀商議，比及添撥得軍馬來，先使人去近處山林，砍伐木植大樹，附近州縣，拘刷造船匠人，就濟州城外，搭起船塢，打造戰船；一面出榜，招募敢勇水手軍士。

濟州城中客店內，歇着一個客人，姓葉名春，原是泗州人氏，善會造船。因來山東，路經梁山泊，過被他那裏小夥頭目，劫了本錢，流落在濟州，不能勾回鄉。聽得高太尉要伐木造船，征進梁山泊，以圖取勝，將紙畫成船樣，來見高太尉。拜罷，稟道：「前者恩相以船征進，爲何不能取勝？蓋因船隻皆是各處拘刷將來的，使風搖檣，俱不得法；更兼船小底尖，難以用武。葉春今獻一計，若要收伏此寇，必須先造大船數百隻。最大者名爲大海鯨船，兩邊置二十四部水軍，船中可容數百人，每軍用十二個人踏動；外用竹筩遮護，可避箭矢；船面上豎立弩樓，另造剋車，擺布放於上。如要進發，檣樓上一聲榔子響，二十四部水軍，一齊用力踏動，其船如飛，他將何等船隻可以攔當？若是遇着敵軍，船面上伏弩齊發，他將何物可以遮護？其第二等船，名爲小海鯨船，兩邊只用十二部水軍，船中可容百十人；前面後尾，都釘長釘；兩邊亦立弩樓，仍設遮洋筩片。這船卻行梁山泊小港，當住這斷私路伏兵。若依此計，梁山之寇，指日唾手可平。」高太尉聽說，看了圖樣，心中大喜，便叫取酒食衣服，賞了葉春，就着做監造戰船都作頭。連日曉夜催併砍伐木植，限日定時，要到濟州交納。各路府州縣，均各合用造船物料。如若違限二日，笞四十，每三日加一等；若違限五日外者，定依軍令處斬。各處逼迫守令催督，百姓亡者數多，衆民嗟怨。有詩爲證：

井蛙小見豈知天，

可慨高俅聽謫言。

畢竟歙船難取勝，

傷財勞衆枉徒然。

且不說葉春監造海歙等船，卻說各處添撥水軍人等，陸續都到濟州。高太尉分撥各寨節度使下聽調，不在話下。只見門吏報道：「朝廷差遣丘岳、周昂二將到來。」高太尉令衆節度使出城迎接。二將到帥府，參見了太尉，親賜酒食，撫慰已畢，一面差人賞軍，一面管待二將。二將便請太尉將令，引軍出城搦戰。高太尉道：「二公且消停數日，待海歙船完備，那時水陸并進，船騎雙行，一鼓可平賊寇。」丘岳、周昂稟道：「某等觀梁山泊草寇，如同兒戲，太尉放心，必然奏凱還京。」高俅道：「二將若果應口，吾當奏知天子前，必當重用。」是日宴散，就帥府前上馬，回歸本寨，且把軍馬屯駐聽調。

不說高太尉催促造船征進，卻說宋江與衆頭領自從濟州城下叫反殺人，奔上梁山泊來，却與吳用等商議道：「兩次招安，都傷犯了天使，越增的罪惡重了，朝廷必然又差軍馬來。」便差小嘍囉下山去探事情如何，火急回報。不數日，只見小嘍囉探知備細，報上山來：「高俅近日招募一水軍，叫葉春爲作頭，打造大小海歙船數百隻；東京又新遣差兩個御前指揮，俱到來助戰。一個姓丘名岳，一個姓周名

昂，二將英勇；各路又添撥到許多人馬，前來助戰。」宋江便與吳用計議道：「似此大船，飛遊水面，如何破得？」吳用笑道：「有何懼哉！只消得幾個水軍頭領便了。早路上交鋒，自有猛將應敵。然雖如此，料這等大船，要造必在數旬間，方得成就。目今尚有四五十日光景，先教一兩個弟兄去那造船廠裏，先躡惱他一遭，後卻和他慢慢地放對。」宋江道：「此言最好！可教「鼓上蚤」時遷，「金毛犬」段景住，這兩個走一遭。」吳用道：「再叫張青、孫新，扮作拽樹民夫，雜在人叢裏，入船廠去。叫顧大嫂、孫二娘，扮做送飯婦人，和一般的婦人，雜將入去，卻叫時遷、段景住相幫。再用張清引軍接應，方保萬全。」前後喚到堂上，各各聽令已了。衆人歡喜無限，分投下山，自去行事。

卻說高太尉曉夜催促，督造船隻，朝暮捉拿民夫供役。那濟州東路上一帶，都是船廠，攪造大海歙船百隻，何止回人數千，紛紛攘攘。那等蠻軍，都拔出刀來，說嚇民夫，無分星夜，要攪完備。是日，時遷、段景住先到了廠內，兩個商量道：「眼見的孫張二夫妻，只是去船廠裏放火，我和你你去那裏，不顯我和你高強。我們只伏在這裏左右，等他船廠裏火發，我便卻去城門邊伺候，必然有救軍出來，乘勢閃將入去，就城樓上放起火來，你便卻去城西草料場裏，也放起把火來，教他兩下裏救應不迭。這場驚嚇不小。」

兩個自暗暗地相約了，身邊都藏了引火的藥頭，各自去尋個安身之處。卻說張青、孫新兩個來到濟州城下，看見三五百人，拽木頭入船廠裏去。張孫二人，雜在人叢裏，也去拽木頭，投廠裏去。廠門口約有二百來軍漢，各帶腰刀，手拿棍棒，打着民夫，儘力拖拽入廠裏面交納。團圍一遭，都是排柵；前後搭蓋茅草廠屋，有二百間。張青、孫新入到裏面看時，匠人數千，解板的在一處，釘船的在一處，艙船的在一處；匠人民夫，亂滾滾往人，不記其數。這兩個徑投做飯的笆棚下去躲避。孫二娘、顧大嫂兩個穿了些腌腌臘臘衣服，各提着個飯罐，隨着一般送飯的婦人，打闖入去。看看天色漸晚，月色光明，衆匠人大半尙兀兀在那裏掙攢未辦的工程。當時近有二更時分，孫新、張青在左邊船廠裏放火，孫二娘、顧大嫂在右邊船廠裏放火。兩下火起，草屋焰騰騰地價燒起來。船廠內民夫工匠，一齊發喊，拔翻衆柵，各自逃生。

高太尉正睡間，忽聽得人報道：「船場裏火起！」急忙起來，差撥官軍，出城救應。丘岳、周昂二將，各引本部軍兵，出城救火。去不多時，城樓上一把火起。高太尉聽了，親自上馬，引軍上城救火時，又見報道：「西草場內又一把火起，」照耀輝如白日。丘周二將，引軍去西草場中救護時，只聽得鼓聲振地，喊殺連天，原來「沒羽箭」張清，引着五百驍騎將軍，在那裏埋伏，看見丘岳、周昂引軍來救應，張清便直殺

將來，正迎着丘岳、周昂軍馬。張清大喝道：「梁山泊好漢全夥在此！」丘岳大怒，拍馬舞刀，直取張清。張清手搭長鎗來迎，不過三合，拍馬便走。丘岳要逞功勞，隨後趕來，大唱：「反賊休走！」張清按住長鎗，輕輕去錦袋內，偷取個石子在手，扭回身軀，看丘岳來得較近，手起喝聲道：「着！」一石子正中丘岳面門，翻身落馬。周昂見了，便和數個牙將，死命來救丘岳。周昂戰住張清，衆將救得丘岳上馬去了。張清與周昂戰不到數合，回馬便走。周昂不趕，張清又回來。卻見王煥、徐京、楊溫、李從吉四路軍到。張清手招引了五百驍騎軍，竟回舊路去了。這裏官軍，恐有伏兵，不敢去趕，自收軍兵回來，且只顧救火。三處火滅，天色已曉。

高太尉教看丘岳中傷如何。原來那一石子，正打着面門唇口裏，打落了四個牙齒；鼻子嘴唇，都打破了。高太尉着令醫人治療，見丘岳重傷，恨梁山泊深入骨髓；一面使人喚葉春，分付教在意造船征進；船廠四圍，都教節度使下了寨柵，早晚隄備，不在話下。

卻說張青、孫新夫妻四人，俱各歡喜；時遷、段景住兩個，都回舊路；六人已都有部從人馬，迎接回梁山泊去了。都到忠義堂，去說放火一事。宋江大喜，設宴時遷六人。自此之後，不時間使人探視。

造船將完，看看冬到。其年天氣甚煖，高太尉心中暗喜，以爲天助。葉春造船，也都辦完，高太尉催遣水軍，都要上船，演習本事。大小海峽等船，陸續下水。城中帥府招募到四山五嶽水手人等，約有一萬餘人。先教一半去各船上學踏車，着一半學放弩箭。不過二十餘日，戰船演習已都完足了。葉春請太尉看船，有詩爲證：

自古兵機在速攻，

鋒摧師老豈成功。

高俅鹵莽無通變，

經歲勞民造戰艦。

是日，高俅引領衆多節度使，軍官頭目，都來看船。把海峽船三百餘隻，分布水面。選十數隻船，遍插旌旗，飾鑼擊鼓，梆子響處，兩邊水車，一齊踏動，端的是風飛電走。高太尉看了，心中大喜：似此如飛船隻，此寇將何攔截，此戰必勝。隨取金銀鍛足，賞賜葉春；其餘人匠，各給盤纏，疎放歸家。次日，高俅令有司宰烏牛、白馬、猪、羊、菓品，擺列金、銀、錢、紙，致祭水神。排列已了，衆將請太尉行香。丘岳瘡口已完，恨入心髓，只要活捉張清報讎。當同周昂與衆節度使，一齊都上馬，跟隨高太尉到船邊下馬，隨侍高俅，致祭水神。焚香讚禮已畢，燒化楮帛，衆將稱賀已了，高俅叫取京師原帶來的歌兒舞女，都令上船作樂侍宴。一面教

軍健車船，演習飛走水面，船上笙簫謾品，歌舞悠揚，遊翫終夕不散。當夜就船中宿歇。次日，又設席面飲酌，一連三日筵宴，不肯開船。忽有人報道：「梁山泊賊人寫一首詩，貼在濟州城裏土地廟前，有人揭得在此。」其詩寫道：

幫閒得志一高俅，

漫領三軍水上遊。

便有海峽船萬隻，

俱來泊內一齊休。

高太尉看了詩大怒，便要起軍征勦。「若不殺盡賊寇，誓不回軍！」問參謀諫道：「太尉暫息雷霆之怒。想此狂寇懼怕，特寫惡言謊嚇，不爲大事。消停數日之間，撥定了水陸軍馬，那時征進未遲。目今深冬，天氣和煖，此天子洪福，元帥虎威也。」高俅聽罷甚喜，遂入城中，商議撥軍遣將。早路上便調周昂，王煥，同領大軍，隨行策應。卻調項元鎮，張開，總領軍馬一萬，直至梁山泊山前那條大路上守住廝殺。原來梁山泊自古四面八方，茫茫蕩蕩，都是蘆葦煙水。近來只有山前這條大路，卻是宋公明方纔新築的，舊不會有。高太尉教調馬軍先進，截住這條路口。其餘問參謀，丘岳，徐京，梅展，王文德，楊溫，李從吉，長史王瑾，造船人葉春，隨行牙將，大小軍校隨從人等，都跟高太尉上船征進。問參謀諫道：「主帥只可監督馬

軍陸路進發，不可自登水路，親領險地。」高太尉道：「無傷！前番二次，皆不得其人，以致失陷了人馬，折了許多船隻。今番造得若干好船，我若不親臨監督，如何擒捉此寇？今次正要與賊人決一死戰，汝不必多言！」聞參謀再不敢開口，只得跟隨高太尉上船。高俅撥三十隻大海鯨船，與先鋒丘岳、徐京、梅展管領，撥五十隻小海鯨船開路，令楊溫同長史王瑾，船匠葉春管領。頭船上立兩面大紅纛旗，上書十四個金字道：「攪海翻江衝巨浪，安邦定國滅洪妖。」中軍船上，卻是高太尉，聞參謀，引着歌兒舞女，自守中軍隊伍。向那三五十隻大海鯨船上，擺開碧油幢，帥字旗，黃鉞白旄，朱旛皂蓋，中軍器械。後面船上，便令王文德、李從吉壓陣。此是十一月中午時，馬軍得令先行。水軍先鋒丘岳、徐京、梅展三個在頭船上，首先進發，飛雲捲霧，望梁山泊來。但見海鯨船：

前排箭洞，上列弩樓。衝波如蛟蜃之形，走水似鯤鯨之勢。龍鱗密布，左右排二十四部絞車；鴈翅齊分，前後列一十八般軍器。青布織成皂蓋，紫竹製作遮洋。往來衝擊似飛梭，展轉交鋒快馬。宋江、吳用已知備細，預先布置已定，單等官軍船隻到來。當下三個先鋒，催動船隻，把小海鯨分在兩邊，當住小港；大海鯨船，望中進發。衆軍諸將，正如蟹眼鶴頂，只望前面奔竄，迤邐來到梁山泊深處。只

見遠遠地早有一簇船來，每隻船上，只有十四五人，身上都有衣甲，當中坐着一個頭領。前面三隻船上，插着三把白旗，旗上寫道：「梁山泊阮氏三雄；」中間阮小二，左邊阮小五，右邊阮小七。遠遠地望見明晃晃都是戎裝衣甲，卻原來盡把金銀箔紙糊成的。三個先鋒見了，便叫前船上將火砲、火鎗、火箭，一齊打放。那三阮全然不懼，料着船近，鎗箭射得着時，發聲喊，齊跳下水裏去了。丘岳等奪得三隻空船，又行不過三里來水面，見三隻快船，搶風搖來。頭隻船上，只見十數個人，都把青黛黃丹，土硃泥粉，抹在身上，頭上披着髮，口中打着胡哨，飛也似來。兩邊兩隻船上，都只五七個人，搽紅畫綠不等。中央是「玉簪」孟康，左邊是「出洞蛟」童威，右邊是「翻江蜃」童猛。這裏先鋒丘岳，又叫打放火器，只見對面發聲喊，都棄了船，一齊跳下水裏去了。又捉得三隻空船。再行不得三里多路，又見水面上三隻中等船來。每船上四把櫓，八個人搖動，十餘個小嘍囉，打着一面紅旗，簇擁着一個頭領坐在船頭上，旗上寫「水軍頭領」混江龍「李俊。」左邊這隻船上，坐着這個頭領，手搭鐵鎗，打着一面綠旗，上寫道：「水軍頭領」船火兒「張橫。」右邊那隻船上，立着那個好漢，上面不穿衣服，下腿赤着雙腳，腰間插着幾個鐵鑿，手中挽個銅鎚，打着一面皂旗，銀字，上書「頭領」浪裏白跳「張順。」乘着船，高聲說道：「承謝送船

到泊。』三個先鋒聽了，喝教：『放箭！』弓弩響時，對面三隻船上衆好漢，都翻筋斗跳下水裏去了。此是暮冬天氣，官軍船上，招來的水手軍士，那裏敢下水去？

正猶預間，只聽得梁山泊頂上，號砲連珠價響，只見四分五落，蘆葦叢中，鑽出千百隻小船來，水面如飛蝗一般。每隻船上，只三五個人，船艙中竟不知有何物。大海嶽船要撞時，又撞不得。水車正要踏動時，前面水底下都填塞定了，車輻板竟踏不動。弩樓上放箭時，小船上人，一個個自頂片板遮護。看看逼將攏來，一個把鏡鈎搭住了舵，一個把板刀便砍那踏車的軍士。早有五六十個爬上先鋒船來。官軍急要退時，後面又塞定了，急切退不得。前船正混戰間，後船又大叫起來。高太尉和聞參謀在中軍船上，聽得大亂，急要上岸，只聽得蘆葦中金鼓大振，艙內軍士一齊喊道：『船底漏了。』滾滾走入水來。前船後船，盡皆都漏，看看沉下去。四下小船，如螞蟻相似，望大船邊來。高太尉新船，緣何得漏？卻原來是張順引領一班兒高手水軍，都把鎗鑿在船底下鑿透船底，四下裏滾入水來。

高太尉爬去舵樓上，叫後船救應，只見一個人從水底下鑽將起來，便跳上舵樓來，口裏說道：『太尉，我救你性命。』高俅看時，卻不認得。那人近前，便一手揪住高太尉巾幘，一手提住腰間束帶，喝一聲

下去，把高太尉撲通地丢下水裏去。堪嗟赫赫中軍將，翻作淹淹水底人。只見旁邊兩隻小船，飛來救應，拖起太尉上船去。那個人便是『浪裏白跳』張順，水裏拿人，渾如甕中捉鼈，手到拈來。

前船丘岳見陣勢大亂，急尋脫身之計，只見傍邊水手叢中，走出一個水軍來。丘岳不會隄防，被他趕上，只一刀，把丘岳砍下船去。那個便是梁山泊『錦豹子』楊林。徐京、梅展見殺了先鋒丘岳，兩節度奔來殺楊林。水軍叢中，連搶出四個小頭領來：一個是『白面郎君』鄭天壽，一個是『病大蟲』薛永，一個是『打虎將』李忠，一個是『操刀鬼』曹正，一發從後面殺來。徐京見不是頭，便跳下水去逃命，不想水底下已有人在彼，又喫拿了。薛永將梅展一鎗，拗着腿股，跌下艙裏去。原來八個頭領，來投充水軍，尙兀自有三個在前船上：一個是『青眼虎』李雲，一個是『金錢豹子』湯隆，一個是『鬼臉兒』杜興。衆節度使便有三頭六臂，到此也施展不得。

梁山泊宋江、盧俊義，已各自分水陸進攻。宋江掌水路，盧俊義掌旱路。休說水路全勝，且說盧俊義引領諸將軍馬，從山前大路，殺將出來，正與先鋒周昂、王煥馬頭相迎。周昂見了，當先出馬，高聲大罵：『反賊，認得俺麼？』盧俊義大喝：『無名小將，死在目前，尙且不知！』便挺鎗躍馬，直奔周昂，周昂也輪

動大斧，縱馬來敵。兩將就山前大路上交鋒，鬪不到二十餘合，未見勝敗。只聽得後隊馬軍發起喊來。原來梁山泊大隊軍馬，都埋伏在山前兩下大林叢中，一聲喊起，四面殺將出來。東南關勝，秦明，西北林冲，呼延灼，衆多英雄，四路齊到。項元鎮，張開那裏攔當得住，殺開條路，先逃性命走了。周昂，王煥不敢戀戰，拖了鎗斧，奪路而走，逃入濟州城中，扎住軍馬，打聽消息。

再說宋江掌水路，捉了高太尉，急教戴宗傳令，不可殺害軍士。中軍大海船，上聞參謀等，并歌兒舞女，一應部從，盡擄過船。鳴金收軍，解投大寨。宋江，吳用，公孫勝等，都在忠義堂上，見張順水淥淥地解到高俅。宋江見了，慌忙下堂扶住，便取過羅緞新鮮衣服，與高太尉從新換了，扶上堂來，請在正面而坐。宋江納頭便拜，口稱「死罪」。高俅慌忙答禮。宋江叫吳用，公孫勝扶住拜罷，就請上坐。再叫燕青傳令下去：「如若今後殺人者，定依軍令，處以重刑。」號令下去，不多時，只見紛紛解上人來：童威，童猛，解上徐京，李俊，張橫，解上王文德，楊雄，石秀，解上楊溫，三阮，解上李從吉，鄭天壽，薛永，李忠，曹正，解上梅展，楊林，解獻丘岳首級，李雲，湯隆，杜興，解獻葉春，王瑾首級，解珍，解寶，擄捉聞參謀，并歌兒舞女，一應部從，解將到來。單單只走了四人：周昂，王煥，項元鎮，張開。宋江都教換了衣服，從新整頓，盡皆請到忠義堂上，列

坐相待。但是活捉軍士，盡數放回濟州。另教安排一隻好船，安頓歌兒舞女，一應部從，令他自行看守。有詩爲證：

奉命高俅欠取裁，

被人活捉上山來。

不知忠義爲何物，

翻宴梁山嘯聚臺。

當時宋江便教殺牛宰馬，大設筵宴，一面分投賞軍，一面大吹大擂，會集大小頭領，都來與高太尉相見。各施禮畢，宋江持盞擎杯，吳用，公孫勝執瓶捧案，盧俊義等侍立相待。宋江開口道：「文面小吏，安敢叛逆聖朝，奈緣積累罪尤，逼得如此。二次雖奉天恩，中間委曲奸弊，難以縷陳。萬望太尉慈憫，救拔深陷之人，得瞻天日，刻骨銘心，誓圖死保。」高俅見了衆多好漢，一個個英雄猛烈，林冲，楊志怒目而視，有欲要發作之色，先有了五分懼怯。便道：「宋公明，你等放心，高某回朝，必當重奏，請降寬恩大赦，前來招安，重賞加官，大小義士，盡食天祿，以爲良臣。」宋江聽了大喜，拜謝太尉。當日筵會，甚是整齊；大小頭領，輪番把盞，慇懃相勸。高太尉大醉，酒後不覺放蕩，便道：「我自小學得一身相撲，天下無對。」盧俊義卻也醉了，怪高太尉自誇「天下無對」，便指着燕青道：「我這個小兄弟，也會相撲，三番上岱岳爭交，天

下無對。高俅便起身來，脫了衣裳，要與燕青廝撲。衆頭領見宋江敬他是個天朝太尉，沒奈何處，只得隨順聽他說，不想要勸燕青相撲，正要滅高俅的嘴，都起身來道：「好好，且看相撲！」衆人都闔下堂去。宋江亦醉，主張不定。兩個脫了衣裳，就應階上，宋江叫把軟褥鋪下。兩個在剪絨毯上，吐個門戶。高俅搶將入來，燕青手到，把高俅扭掉得定，只一交，顛翻在地褥上，做一塊半响掙不起。這一撲，喚做「守命撲」。宋江、盧俊義慌忙扶起高俅，再穿了衣服，都笑道：「太尉醉了，如何相撲得成功，切乞恕罪！」高俅惶恐無限，卻再入席，飲至夜深，扶入後堂歇了。

次日，又排筵會，與高太尉壓驚，高俅遂要辭回，與宋江等作別。宋江道：「某等淹留大貴人在此，并無異心，若有瞞昧，天地誅戮！」高俅道：「若是義士肯放高某回京，便好全家於天子前保奏義士，定來招安，國家重用。若更翻變，天所不蓋，地所不載，死於鎗箭之下！」宋江聽罷，叩首拜謝。高俅又道：「義士恐不信高某之言，可留下衆將爲當。」宋江道：「太尉乃大貴人之言，焉肯失信？何必拘留衆將。容日各備鞍馬，俱送回營。」高太尉謝了：「既承如此相款，深感厚意，只此告回。」宋江等衆苦留。當日再排大宴，序舊論新，筵席直至更深方散。

第三日，高太尉定要下山，宋江等相留不住，再設筵宴送行，擡出金銀綵緞之類，約數千金，專送太尉，爲折席之禮。衆節度使以下，另有餽送。高太尉推卻不得，只得都受了。飲酒中間，宋江又提起招安一事。高俅道：「義士可叫一個精細之人，跟隨某去，我直引他面見天子，奏知你梁山泊衷曲之事，隨即好降詔勅。」宋江一心只要招安，便與吳用計議，教「聖手書生」蕭讓，跟隨太尉前去。吳用便道：「再教「鐵叫子」樂和作伴，兩個同去。」高太尉道：「既然義士相託，便留聞參謀在此爲信。」宋江大喜。至第四日，宋江與吳用帶二十餘騎，送高太尉并衆節度使下山，過金沙灘二十里外饒別，拜辭了高太尉，自回山寨，專等招安消息。

卻說高太尉等一行人馬，望濟州回來，先有人報知，濟州先鋒周昂、王煥、項元鎮、張開、太守張叔夜等出城迎接。高太尉進城，略住了數日，收拾軍馬，教衆節度使各自領兵回程暫歇，聽候調用。高太尉自帶了周昂，并大小牙將頭目，領了三軍，同蕭讓、樂和一行部從，離了濟州，迤邐望東京進發。不因高太尉帶領梁山泊兩個人來，有分教，風流出衆，洞房深處遇君王，細作通神，相府園中尋俊傑，畢竟高太尉回京，怎地保奏招安宋江等衆，且聽下回分解。